



《加华文苑》编委会

主任：林楠

委员：微言 程宗慧 冯玉 刘明孚 许嘉莹

主编：微言 冯玉

执行主编：刘明孚

执行编委：许嘉莹

责任编委：

王志光 jhwywp@gmail.com (文学评论)

梁 娜 nakapitany@yahoo.ca (散文类)

段莉洁 duanlj@yahoo.com (散文类)

杨 柳 willowyang0@gmail.com (小说、剧本)

范文瑜 wyfanwenyu@gmail.com (传统诗词)

索妮娅 helei_s@yahoo.com (新诗)

张馨元 zhangsophia8@gmail.com (诗文翻译)

韩长福 1256767968@qq.com (诗文诵读)

古 中 ggkosho@gmail.com (书法)

刘 德 grand_east@hotmail.com (绘画)

谢孝宠 jsztcpxv@126.com (常州会员各类作品)



加华文苑 第9期 2021年6月15日

目录

【文学评论】

[丁果的语言魅力](#)

林楠

【散文】

[千年青史风骚在，万丈光芒日月新——辛丑端午纪念屈原](#)

芦卉

[塞纳河文化](#)

三木风

[屈子行吟](#)

杨柳

[轻龄长者程老师](#)

索妮娅

[一世情缘](#)

竹笛

[西方月亮与中国月亮](#)

李天行

[父亲带我看评弹](#)

半张

[老泪纵横忆家慈](#)
[槐花 家乡](#)

邱秉钧
李爱英

【小说】

[杜鲁斯的选择（连载之七）](#)
[“一窝疯”](#)

索妮娅
李先平

【剧本】

[四幕舞台剧《华人之光》第三幕](#)

执笔：微言

【诗词联赋】

[七绝二首·《加华文苑》抒怀](#)

[七律·悼念袁隆平院士](#)

[华胥引·咏白牡丹](#)

[武陵春·送春归](#)

[七绝·悼袁隆平先生](#)

[七律·悼袁老](#)

[七律·小满吟](#)

[七律·晚樱](#)

[卜算子·抗疫](#)

[七绝·痛悼袁隆平院士\(新韵\)](#)

[虞美人·春节异乡行](#)

[七律·吴孟超院士袁隆平院士西逝](#)

[七绝·悼袁隆平吴孟超两巨星](#)

[同窗从北京来卡城相会唱和](#)

[七绝·同窗从波士顿和洛杉矶来卡城相会](#)

[袁隆平先生千古](#)

[吴孟超宗长千古](#)

[悼袁隆平院士](#)

[敬拜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嵌名联）](#)

[汉俳四首·弔袁隆平先生](#)

[悼念袁公隆平院士](#)

[七律·悼念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

[鹧鸪天·悼念袁隆平吴孟超二院士](#)

[七绝·独夜品茶](#)

[沁园春·怀念袁隆平院士](#)

[诉衷情·悼袁隆平院士（依毛文锡体）](#)

[七律·小满兴吟](#)

[端午抒怀](#)

芦卉
中慧
湄伊
聽雪齋主
秀玉
水木清华
冯瑞云
Wenyu
盛坤
陈伟超
荒岛
萧均
李柏宇
刘明孚 宫桂芬
刘明孚
吴亚卿
吴亚卿
王庆农
吴开荣
邵丽
张彦
吴萍
俞孟良
雨田
随爱飘游
王益石
李抗
李抗

[七律·悼袁隆平院士](#)
[七律·端陽佳節](#)
[七絕·有寄](#)
[祭忠魂](#)

謝兴炳
謝兴炳
冬至
长河

【新诗】

[那一片白桦林](#)
[山寺](#)
[触摸它，却两手空空](#)
[五月佛手瓜](#)
[水星逆行](#)
[一粒种子](#)
[玫瑰](#)
[悦](#)
[四月·绽放](#)
[游](#)
[五月](#)
[五月的一滴泪](#)
[一朵童梦](#)
[诗海](#)
[美在前方](#)
[五月花](#)
[梦中一堵高墙](#)
[守住门槛最低的高贵](#)
[深情的十四行诗](#)
[墨色的青春已然](#)
[金色的种子](#)
[追思袁隆平先生](#)

David(大卫)
索妮娅
索妮娅
南峰
南峰
艾伦
Coral 珊瑚
Coral 珊瑚
Maggie 湄伊
Maggie 湄伊
水木清华
水木清华
海澜
海澜
郭飞
郭飞
郭飞
心漫
心漫
竹笛
甘茂华
彦如

【译丛】

[绝句为何被俳句挤出国际诗坛](#)

张士方

【诵读】

[历史人物 —— 丁汝昌（连载之七）](#)
[七绝二首·端午悼屈原](#)
[大林寺桃花](#)
[枫桥夜泊](#)

文编/诵读：艾伦
寒子
作者：白居易 朗诵：吴景廉
作者：张继/ 朗诵：吴景廉

【书法】

[王克文书法](#)
[曲国仲书法](#)
[苏建刚书法](#)
[古中书法](#)

王克文
曲国仲
苏建刚
古中

【绘画】

[中华门](#)
[凝思（水彩）](#)
[静物花卉（水粉）](#)
[春风得意马蹄疾（国画）](#)
[雪中双禽图（国画）](#)

程树人
李天行
邱志强
廖中慧
郑映儿

【文学评论】

丁果的语言魅力

林楠/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丁果是一位个性很特殊的作家。从《明报》资深编辑起步，进而担纲《世界日报》主笔，为这家名闻世界的大报写社论，并同时为多家报纸写时评，创办并参与现场直播电视辩论，主持电视台谈话叩应节目……。举凡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和公众关注的社区新闻，都能听到丁果的声音。十多年来，“丁果观点”一直以无可取代的权威性为受众接纳。基于其对重大时政问题的透辟见解和逻辑严密、高屋建瓴的雄辩口才，再加上他素有的那种文化人的睿智，导致追捧丁果的粉丝多得无数。也因此大大提升了公众对丁果的好奇心和仰慕心。丁果被他的热心听众誉为“华人第一名嘴”。

丁果采访过的文化界名家就有洛夫、痖弦、王蒙、白先勇、吴冠中、余光中、庞朴、汤一介、龙应台、梁燕诚……等，这一切可说是丁果人生经历中的闪光点。丁果是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展开他纵览世界风云的宏阔视野的。从这个角度切入，或许可以为我们真正解读丁果的文学作品提供一个最佳的参数。丁果的文学创作在他整个写作生涯中占有很大比重。

他的获奖散文《抉择》是一篇很有思想深度的佳作。《抉择》写了一名有一半汉族血统、名叫哈桑的新疆小伙子。哈桑从中国逃出来，穿越土耳其来到中东。“在一个抵抗组织的营地接受训练后，就辗转在阿富汗、伊拉克乃至巴勒斯坦，参加抵抗运动，与美军作战，也与当地政府的警察作战。”作者在“巴勒斯坦西岸一个破旧的石头房子里跟他见面……一个矮小的人，留了一脸的胡子，夕阳透过石头的缝隙泻了进来，照出了他脸上深深的沧桑和钢刻般的皱纹，但看不清他的年龄……站在哈桑面前，我被他的眼神吸引……”。之前，作者在南疆喀什美丽的乡野，在喀什最著名的清真寺前，就多次看到过这种“冷漠中透着深邃的目光”。眼前的哈桑，说不定就是从那个“美丽的乡野”，那个“清真寺前”辗转来到这里的。找不到哈桑的行为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目的和目标，他似乎只是“为死而战”、为“圣战”而献身的。至于“圣战”是怎么回事？他无心去弄清楚它。当今世界，尤其是面对恐怖的“伊斯兰国”摧残文明的疯狂肆虐这实在是一个迫切的、不

得不令人深思的问题。透过哈桑的眼神，作者把线索拉长，带领读者穿越时空，进入寂寥的西域，进入新疆。

《抉择》中安排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情节：“……让哈桑最震撼的是，他有一个要好的小朋友，在老师眼里是一个热爱共产党的优秀少先队员，因此被指定为保管五星红旗。每天，他要等到同学和老师都回家以后，把五星旗从校园的旗杆上降下来带回家，第二天早上带回学校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有一天，哈桑功课做晚了，想要回家的时候，惊讶地看到那个小朋友把五星旗降下来，然后四处张望，确认空旷的校园里已经没有人，突然把五星旗扔在地下，展开，然后狠狠地用脚踩了好几下，口中念念有词，眼里露出仇恨的光芒。踩完后，他把旗帜抖干净，小心迭好，随后一溜烟走了。哈桑看得呆在那里，气都不敢出，那个小朋友在上课时温驯的眼神，和他在踩五星旗时凶狠的眼神，留在哈桑的记忆中，变成永远挥之不去的定格，让哈桑困惑迷茫，也让哈桑似乎明白了什么。”这或许是一个偶然。但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联想。为什么在保管五星红旗的优秀少先队员身上，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而本来被优秀少先队员人前人后之举动“惊呆了”的哈桑，之后，为什么自己也终于一步步踏上了不归的“圣战”之途？答案就在哈桑的一句话里：

“……我们在南疆的少年，很早就学会了如何在白天当温顺的绵羊，到了晚上，就被训练成一头野性的狼，等待成熟后出击。”

著名教授丘惠芬得出的结论也许对朝野上下以及对文明世界中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文化观念，会有一些的参考价值。她说：“当一个人自觉地要从残酷的政治现实和扭曲的文化冲突当中逃脱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只能选择去和死亡打一场永远无法掌握胜算的战争呢？”眼下，至少哈桑，或者说哈桑们，正是这样做出他们的人生抉择的。今天的人们，有没有汉武帝、汉宣帝、乾隆帝和左宗棠的眼光和魄力，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面对这种抉择？

2013年，之于丁果的创作生涯来看，可说是个溢光流彩的年份。年中，因他的“丁果观点”在社会上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他作为“公共知识人”对社区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加拿大总督颁发的英女皇登基六十周年特制纪念勋章。年底，一本有他参与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一八五八—一九六六）历史专著（作者黎全恩、丁果、贾葆蘅）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关注并获得国际经典基金支助。如果把这次完美的合作比作一次“战斗”的话，那么，黎全恩教授无疑是这场战役的领军人物，丁果是灵魂人物，而贾葆蘅则是充满活力的生力军。丁果的编辑智慧使三人的分头写作富于整体感。

纵观丁果创作的总体态势，颇有些像《卡门》（序曲）《斗牛士进行曲》给人留下的印象：他的政论时评，节奏明快，犹如嘹亮的号角，“哒、哒、哒”回响在你的耳畔；而他的散文、随笔，更像弦乐的低回，一种安谧而深沉的倾诉。

【散文】

千年青史风骚在，万丈光芒日月新——辛丑端午纪念屈原

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屈原，名平。我国战国时期爱国诗人，政治家。出身于楚国丹阳（今湖北宜昌）。“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司马迁《史记》）早年受楚怀王信任，曾任左徒，三闾大夫。提倡美政，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推行法治，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其改革主张，触犯了当朝贵族利益，屈原遭受群小逸害，诬陷和诽谤，遂被怀王疏远。顷襄王时被放逐，流亡于沅湘一带，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长期盘桓于江南蛮荒之地。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公元前 278 年，秦攻下楚国郢都。屈原痛感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知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在极度悲苦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以身殉国。时年六十二岁。

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大量的诗篇。其《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渔父》等传世之作，多自述身世、志趣、理想抱负，指斥统治集团昏庸腐朽、揭露现实黑暗；表现坚持真理至死不渝的决心，抒发正义不申，抱国无门的忧愤，体现其对国事的深切忧念和为理想而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以其最为著名的长篇《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3 年，在屈原逝世 2230 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古往今来屈原受到人们广泛的景仰，名扬中外。他的代表作《离骚》是一首宏伟壮丽的长篇抒情诗，是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的浪漫主义名篇，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夕秋菊之落英”；“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情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篇中的这些寓意深刻激情豪迈掷地有声的金句，叫人痛彻心扉，

催人泪下，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激赏，百读不厌。有的警句成为了世人励志的座右铭，教人警醒，砥砺前行，在人生的道路上，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上下求索，不懈追寻。让我们重温屈原的诗篇，领略诗人丰沛的文采，非凡的风骨和高尚的情操以及蕴藏在绚丽华章深处的永远跳动永不磨灭的伟大诗魂。这是对伟大诗人屈原的最好的纪念，也是对楚辞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最好传承，是宏扬中华千年文明的最大贡献。

——谨以此献给加华笔会线上交流会

芦卉于温哥华唐城 2021 年 5 月中旬。注：本人曾发表《浣溪沙》等多首悼屈原诗词（见芦卉诗文集《枫园散记》）

塞纳河文化

三木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作者简介】三木风，原名林福权。毕业于复旦大学，退休前就职于上海某研究所，为副研究员。先后著有短中篇小说若干，长篇小说，散文游记等。

女儿女婿特地陪伴我们自助游巴黎。从巴黎时间 2019 年 5 月 11 日清晨飞机着陆戴高乐机场，到 5 月 20 日上午十点钟登机离开巴黎，十天之中，先在塞纳河右岸附近旅馆住四天，租车自驾去诺曼底这个二战的激战地住二夜，回巴黎又在塞纳河左岸住了三夜。参观了篷皮杜艺术中心、卢浮宫、圣心大教堂、埃菲尔铁塔、香榭丽舍大街、杜乐丽花园、奥塞博物馆、凯旋门、罗森堡公园、凡尔赛宫、圣米歇尔岛及其修道院、画家莫奈故居，体验了百年前的巴黎老年地铁、穿街走巷的单层双层巴士、和租轿车自驾。

遗憾的是，我们买机票时，还想着巴黎圣母院是必看的景点，可是我们到达巴黎一个月之前 4 月 13 日，圣母院发生了一场大火，我们只能在隔岸眺望被烤焦烧毁的窗玻璃兴叹了。

2019 年 5 月 19 日，是在巴黎旅游最后一个整天，又一次在塞纳河畔徜徉。塞纳河发源于法国的格郎勒高原，海拔 480 米，全长 776.6 公里，包括支流在内的流域总面积为 78700 平方公里；它是欧

洲有历史意义的大河之一，其排水网络的运输量占法国内河航运量的大部分。我们第三次到访面对塞纳河的“及校生煎”中餐館，就为了品尝生煎包子。生煎包子在巴黎似乎是稀奇食品，其实每人也只吃三个，要和上海相比，那还是逊色。当值的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看上去很像老板或主事者之一，说是苏锡常这一带人。得知我们来自上海，开起上海腔调说得头头是道。他也说和上海某些较正宗的小煎包不好比。不过能在巴黎生存，把中国食文化弘扬已属不易了。

西堤岛是巴黎的地理中心，也是巴黎的历史发源地。秦国征服六国为统一中国奋战时，“巴黎”还只是一部落的名字，即公元前 3 世纪西堤岛上的渔民巴黎斯人（Parisii）。巴黎便是從西堤島開始的，因為島上可以找到三個巴黎的歷史軌跡：法國原點、新橋及多芬廣場。说塞纳河穿过巴黎城，其实应该说是法国人祖先依河水而棲息，渐渐的拓展开去，成就今天人口千多万的世界大都市，所以塞纳河可谓巴黎的母亲河。在城区，有几十座桥连通河的左右两岸。

五月十七日，我们从诺曼底回巴黎，入住塞纳河左岸的旅館。傍晚，我们到其中的一座桥——亚力山大桥散步，拍照。此时，夕阳余辉和初上的华灯双重映照，使桥墩、高桩上的武士、神女的雕像以及埃菲尔铁塔更加金碧辉煌。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各行其道，络绎不绝的从桥上经过，热闹非凡。

我们那天特地在桥上对着塞纳河中的这个大岛西堤岛(塞纳河上另一个岛是圣路易)，从岛尾尖眺望过去，看清游轮从岛的右边水域向下游驶去，下游溯流而上的游轮从左边向上疾驶，河水绿莹莹的。巴黎圣母院就在这个岛上的中段。

塞纳河文化是巴黎文化法国文化的集中地，是典型代表。闻名遐尔的卢孚宫、巴黎圣母院、奥塞历史博物馆、埃菲尔铁塔都在桥横连接的两头。一座卢孚宫竟占有四座桥的桥头，可见宏伟广阔。

一座老城，建筑是凝固的文化艺术。或者它的建筑陈旧，不如新城，尤其在讲究地标显摆的今时，它有些落伍。我们站在埃菲尔铁塔第三层观光廊坊，眺望四方巴黎，一栋被称为巧克力高楼，阳光下黑黢黢的突出在前方，岂是鹤立鸡群能比喻的。我们在巴黎游走七八天所见最高建筑物，堂而皇之优越于民居建筑的神圣教堂，都在它膝盖之下。绝大多数房子都是六七层，齐刷刷的。有一天我们竟走到巧克力大楼墙脚下，仰视所见，估计它也不超过百层之楼吧，我们也无心计数它的层高。但这一切都不妨碍巴黎是一座纵贯历史的文化名城。

一座城市的名誉高低，影响大小，外表的瑰丽固然重要，但其内涵更居其首。巴黎的文化遗存至今仍然赫赫有名。卢浮宫蒐集了中世纪之前乃至全世界史前历史文化古跡。十八世纪末，建卢浮宫之初取名人之名黎塞留、叙利和德农为三个館名。我们足迹所至粗略一瞥，“到此一游”式的，见其一叶并未能体会其味，已可知其内容广泛，历史悠远。从陈列文物看，古近东文物从公元前 7500 年到公元前 30 年，都是米索不达米亚、伊朗、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半岛的古代文化出土遗物。陈列出的欧洲及法国裝飾艺术雕塑绘画都是公元 500 年至 1850 年间的作品，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各流派的精美画幅雕塑尤多……虽然这些陈列遗物，本来不属于法兰西各民族祖先的生活记录，被广泛收到这个大厅来，这是海盗文化的见证；但又从中见证到殖民者在掠夺这一野蛮举动中，有人文化素养甚为可敬，他们也很珍惜这些异地异族的文化珍宝，识趣它比黄金白银财物奴隶更是无价的。他们陈列的大厅里，有几顿重的巨物如巨石雕刻，破碎了一块块又在为其建造的高墙上嵌贴出了完整的原貌；在陶瓷展柜里，有仅几克重的陶瓷碎片，有的又拼接成原物，也有盛于小碟里。没有有识之士，是不会将这些似碎垃圾的颗粒，不远千里万里渡海破浪搬回来的。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又为人类的古代文化遗存作了保护的功绩。

巴黎的文化涵养，在塞纳河左右两岸触目可见。我们徜徉在塞纳河畔两岸看到，在几百米长的齐胸的护城墙上，打烊上锁，是嵌镶有铁板箱形的物体，上班开市，开锁撑开。铁板箱盖自然成为雨篷檐顶，书刊、各式各样的艺术画张、层层迭迭，仿古器物，层层叠叠，琳琅满目，多姿多彩。这些都是个体书摊，各立门户。这样的书摊，鳞次栉比，绵延几百米，成为一道特别的文化风景线，与身后的那座座宏大博物馆卢浮宫、奥塞宫、巴黎圣母院，相映衬。那些个男女摊主，一早开市，晚间歇市，热情招览游人，能够长久以往，该是有所收获，不会白搭。这说明，这样的书刊画册画张，有人会欣赏购买，这种交易也增添了塞纳河的文化氛围。

巴黎的宽敞大道不多，大巴士也能穿街走巷行走自如。但我们钟情于步行，每人背负行包，手执手机相机，喜好深入幽深的巷道，去欣赏巴黎百多年前、几百年前的建筑风貌。在爬坡参观圣心大教堂之后，我们在教堂四周小巷，又下坡上坡，辗转迂迴，看了许多错落有致，略嫌拥挤又显温馨的旮旯儿。目极不远，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但当你走到眼看是尽头了，却又柳暗花明又一村。更喜欣赏法国人在大街小巷、店铺食肆、墙根雨篷下的酒吧场所的悠闲安逸情状。那一排排摆开的，是 40—50 公分直径的小方几、小圆桌，二只小椅子或小方凳。摩肩贴背坐着的，或是情侣，或是三两个好友，甚至是因喝酒、咖啡或饮料才坐到一起的并不熟悉的偶遇，热络拉瓜。号称拉丁区的街巷，我们以为是棚屋旮旯地，原来也是食肆连街，热闹非凡，生意兴隆……我们也多次入场，参与其中不无有趣。他们即使下班刚才离岗，并不急于回家去侍弄灶台，而是找个宽松环境先放松自己的心身，这就是生活。这或许是人类的天性，追求轻松，安逸，艳羨幸福。

这种悠闲安逸的生活，自然培养造就出一代又一代的享受型的特性。法国人从祖上起是很有战斗性格的。至少，从百年英法争雄战争中，可见其历史先驱为掠夺而战的坚强性格，虽然还是败给了英国。他们的祖宗拿破仑也是很会打仗的，一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话，一直被引以为傲。但是，在希特勒的野蛮进攻面前，法国军队败得惨极了，一点也没有招架之力，不消几时就全国沦陷。以致 1944 年盟军要在法国土地诺曼底登陆，是对德国占领军激战！当年的滩头阵地，如今留有当年美、英、加军队的旧大炮、坦克、机枪等武器陈列，飘扬着美、英、加的国旗，并建有纪念馆、纪念碑林。

这或许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有否能抗拒这种必然的民族？！

一个国家的文化成就，凝练了这个国家各民族的历史足迹，不论这个民族的兴衰强弱轮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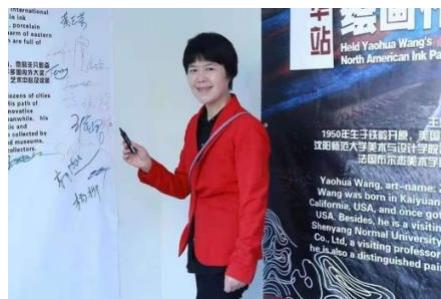
2019 05 21



《屈子行吟》，铸铜，60 厘米×15 厘米×30 厘米。1984 年程树人雕塑。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

屈子行吟

杨柳/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立在我们面前的这尊屈原雕像面容枯槁，形销骨立。汨罗江边，诗人边吟边唱，怀忧苦毒，愁思沸郁。面对波涛汹涌的江水，诗人仿佛在做投江一跃前的最后沉思。艺术家用罗丹印象派手法大刀阔斧地刻划中国古代人物，有一种对冲穿越感，屈原忧郁深沉的眼神透露着极致的悲壮。

屈原，约公元前 340 - 约前 278 年，战国末期楚国人。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人，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一个学识渊博，目光深远的政治家。屈原在担任大夫和左徒期间，心系苍生社稷，力主改革朝政，联齐抗秦。

由于在内政外交上与楚国腐朽贵族势力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上官大夫等人的妒忌，诬陷，最终导致与楚怀王的疏远，两次遭到流放，被逐出郢都。但他始终念念不忘自己的国家，希望楚怀王和后来执政的顷襄王召回自己，为国尽力。最后在楚国郢都被秦国将领白起攻破之后，他不忍心看着祖国灭亡，投汨罗江自尽。

端午节前，我拜访了雕像的创作者程树人先生。

去过温哥华唐人街的人，一定会对先侨纪念碑和壁画“历史瞬间”留下深刻印记，正是这位给唐人街留下浓墨重彩历史纪念的艺术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创作了这尊屈原雕像。

眼前的艺术家，儒雅健谈，常年累月的雕像制作生涯造就了他结实的体魄，使他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

谈起屈原这位令人尊崇的历史人物，程树人感时伤怀，口吟一诀：每逢佳节倍思卿，天问九歌卿豪情，忠君爱国痛至死，汨罗江水悲不停。

《屈子行吟》是目前为止程树人自认为最满意的作品。回顾创作过程，艺术家大叹身逢其时。上世纪 70 年代末，为毛主席纪念堂雕塑设计，刘开渠先生借机将全国雕塑工作者调离学非所用的悲惨境地，重新组织全国雕塑界。程树人也被从上海工艺品公司借调出来，有机会重拾雕塑。《屈子行吟》就是此时作品。

为屈原塑像，是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心愿。程树人爱诗，《楚辞》、《九歌》对他古典文学中国文化的滋养，屈原忧国忧民爱国情怀带给他的心灵震撼，都是他创作的动力。又正值壮年盛时，内心创作激情如火山般爆发，创作进入井喷期，好像要把前十年的损失补回来。艺术家充分发挥中央美术学院 6 年练就的扎实功底，和诗歌给他的雕塑创作带来灵感，诗与雕塑的结合使他如虎添翼，屈原雕像就这样“应运而生”。

作品是艺术家的生命，艺术品是创作者对社会的贡献，而激情和活力又是作品后面的动力，相对而言，技巧技法只是铺垫而已。

我们的交谈时不时被一阵阵喧闹喝彩声打断。窗外，湖上龙舟竞渡，百舸争流，一年一度端午纪念活动正如火如荼。划龙舟、包粽子、饮雄黄酒、书画写诗……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的传承就这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写于 2018 年端午节）

轻龄长者程老师

索妮娅/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想起程宗慧老师，脑海里马上蹦出一个身材不高，却浑身上下充满活力的年轻老人的形象。她头戴毛线帽，身穿红外衫，鼻梁上架着一付深茶色墨镜，说起话来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还间或伴随着朗声大笑。不管你周围之前气氛多么沉闷，只要她一到，那气氛便在她的笑声中活跃起来。而那无形的能量也在她的笑声中，越聚越强。

我第一次被程老师这种热情和温暖感染到，是在2016年温哥华《诗韵》中秋节晚会上。那次我获得了“白昼之月”诗歌大赛的首奖婵娟奖。

那天晚会开始前，我来到列治文河石剧场。晚会还没开始入场，剧场外宽敞的大厅中挤满了先到的宾客。我因刚加入诗词学会和加华笔会不久，除了沈家庄、张景晨等少数几位老师稍微熟识外，对其他很多会员文友还不认得。我站在剧场大厅喧嚷的人群中四下张望，并为环绕的大都是陌生的面孔感到有些局促不安。这时，迎面走来了热情如一团火的程老师。

程老师像一位已经知交多年的老大姐一样，毫无陌生感地拉起我的手，将我向在场的每一位她认识的宾客、会员热情地引荐。而在这之前，我和程老师只在人员众多的公众场合，见过一两面而已。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的周边迅速被程老师点亮了。

论年龄，程老师的确已跨入耄耋之年。学会的晚辈还送了她一个老佛爷的尊号。但每每听其音，观其行，读其作品，却总感到她身上有股年轻旺盛的激情活力。

程老师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善写古体诗词。读了她的散文《清明忆母》，方知其才学，自有家学渊源。程老师在这篇散文中以细腻的笔触追忆了自己饱读诗书、自幼有才女美誉的母亲。回忆了母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从教经历，也娓娓道来母亲温婉坚强、勤劳仁厚、含辛茹苦养育女儿们的一生。文中还附有她母亲写的颇具才情的诗词，饱含了女儿对母亲的思念和深情。

在程老师另一篇散文《我心仪的小花》中，她更是以一颗年轻的心，发现了北美大地上一种不起眼却很奇特的小花。她用心观赏它的美丽，赞叹它的品格。那一丛丛，一串串绽开的、名字叫

“糖葫芦”的小花，在程老师笔下，高洁热烈，诗意盎然，春意盎然。以花明志，程老师笔下那自在自得、每天含笑绽放、释放着激情的小花，正是像极了程老师自己。

程老师早年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之后又一直任教，传统诗词功底深厚自不必说，新诗也写得优美而富有激情。她写温哥华怒放的樱花，写姹紫嫣红的日子，令她心旌痴迷摇荡。她写五月，凭借和煦的熏风把青春之火点燃。五月风吹开无数花朵，给大地新添娇艳新绿。那高高挂在天际，如眉的凉月，也成了程老师诗中深情的吟咏：它飘渺在云层，无所依傍，寂寂无声，却是怡然自得。

总之，程老师善于观察欣赏自然、体悟生活。一景一物，在她眼中都得以以诗化的语言自然流出。她懂得它们，她知道它们。

程老师也写了很多寄以深情，怀念亲人、故人的新诗。《献给母亲的爱》是她在三八节，深切怀念自己的母亲时写下的诗歌。《八月的哀思—悼林顿》是为哀悼加拿大联邦新民主党领袖林顿而作。

而对在温哥华生活过多年，受人尊敬爱戴的诗魔洛夫先生，程老师更是写了多首品读和怀念的诗歌：“那可不是酒呀，是痛彻心扉的眼泪，流入了湘江，汇入了洞庭——你这悲风中的遗响啊，与你的诗史同在，与日月江河共存……”程老师在自己的诗中，与洛夫先生的诗情共鸣，也在诗中表达了对一代大师洛老的缅怀。每每读起，都会被她诗中所流露的深切怀念之情所感染打动。

程老师做为加拿大加华笔会、加拿大诗词学会副会长，作为年长的老一辈，经常给予我们这些年轻晚辈热情鼓励。最近一次疫情期间，在加华笔会云端作品分享会上，程老师还热情地给我留言：你正当年华，来日方长，愿你的作品常写常新，愿你永远美丽，永葆青春。而我对她的回复是：向您学习，感谢您用言传身教，告诉了我们永葆青春的秘诀。

因为疫情，已是一年多没和程老师见面了。偶尔在语音聊天时听程老师说起，她现在年事已高，加上视力障碍，已是力不从心。而我一边为她长寿健康祝福，一边却又觉得，程老师从来没有真正变老过，因为她的那颗诗心始终是年轻的。

一世情缘

读《爱的旋律——洛夫情书选》有感

O-K Mom/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说来惭愧，生活在温哥华的我，却没有见过洛老和师母，因为那时候的我似乎还没有开始写诗。对洛老的了解源于那首《因为风的缘故》，对他进一步了解是今年三月份举办的“致一周岁的洛夫诗歌朗诵会”。

朗诵会上我朗诵了他的《子夜读信》和《烟之外》。再后来又读了他的作品《众荷喧哗》，才使我对洛老有了着更深层次的认识。

如果说之前的认识，仅限于对诗人和其作品的认识，而今天，当我拿到《爱的旋律——洛夫情书选》一读再读时，体悟到的，则是在物欲横流的红尘世界里，一个感情丰富且用情专一的男人。他的心里存在着好山好水和相识的最初；他的眼眸里溢满情人对情人、丈夫对妻子的柔情和爱意！

从这本书里，我也认识了一个优雅贤淑的、一个在魂牵梦萦中对丈夫充满无穷思念的美女子！她是洛老的情人和妻子——琼芳师母。

她自嘲自己是“金庸”——来自金门的佣人，可见她对洛老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她伴着他，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穿越寂寞的荒芜，在婉约的时光里欣赏红尘别样的精彩，写满共同走过的丰盈，看尽人间浪漫的圆缺……

洛老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诸多的诗歌，而且还有一封封感人至深的情书，及深情演绎的“择一城终老，遇一人白首”的经典爱情传说！

斯人已矣，可他起伏的人生轨迹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会一直被人们所乐道！

西方月亮与中国月亮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2006年秋天，与温哥华15位画家一起在中国广州和佛山举办展览，笔者写了以下这段话：很早就听说“西方的月亮特别圆”。带着不同的追求，我们来到了加拿大，来到了北美大陆最西端的城市温哥华。

我们看到了七彩缤纷的世界，我们尝到了五味杂陈的滋味，我们见到了或明或暗，时大时小，盈亏有序的“西方月亮”。

其实，天旋地转，阴晴圆缺，月亮还是一个，只是感觉各有不同。

我们用画笔，用色彩挥洒涂抹，把我们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思表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带回来呈现给故乡的“西方月亮”。

年底，拙作《追随大师之三》在加拿大艺术家协会（Federation of Canadian Artists）高级会员的年展得到铜奖。这是当时协会每年一度最重要的展览，获得这样的殊荣，也由此成为协会全国展览的评委。

哎，你这是自卖自夸呢！慢，我这不算什么。在卑诗省我们就有陈田恩、关旭耀和罗维显，都拿过FCA的最高奖。他们还分别被《国际艺术家》（International Artists）杂志图文介绍呢。沙省的黄中羊也是被国际出版物专题介绍过的。还有李默、阳云、陈蕴化、梁德祥、郑文徽、朱活泉、胡祖德、司徒勤参、程树人、顾雄、黄中如、吴大刚、盛洁、珊瑚、张波、郑海明、曾向明、叶袁延和龙宇，也在不同的比赛得奖或在不同场合为华裔彰显荣耀。此外，张霭维，关旭耀、罗维显、珊瑚和李天行都在美国获过奖项。

说到美国，有更多优秀的华人艺术家值得赞赏。大家都熟悉的陈逸飞，三十多年前在纽约哈默画廊打响了大陆画家进军海外成功的头一炮。其实，之前就有司徒强、卓有瑞、曾景文、赵无极、钟耕略和蔡楚夫，都是头角峥嵘的人物。大陆开放，更多画家有了出国展示的机会。李若、张文新、何岸、关则驹、周树桥、陈丹青、蒋铁峰、丁绍光、司徒维健、司徒维能、李自健，梁卓舒……他们在美国各种展览揽金抱银，大放异彩。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衍宁被英国皇家点名为女皇画像；司徒棉的移民历史画被加州的国家博物馆订购收藏；涂志伟当上美国油画会主席；郑林华作为艺术总监身份参与好莱坞电影和动画的制作；还有刘惠汉、梁蓝波、吴兆铭成为美术学院的导师。

有人批评中国是以举国之力培养运动员，才在奥运会和其它体育项目抢金夺冠。那么我告诉你，这些华人艺术家们都只是单人匹马在各自不同的境遇中奋力拼搏赢得尊敬的。起初，外国人以为这些技巧高超的黄面孔都是在欧美艺术环境浸淫出来的。这不奇怪，外国人编的世界美术史，讲到东方，只会略提日本，而鲜有中国名字的。然而，纷至沓来的事实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到后来，美加的画廊老板一听说是大陆来的画家，马上便另眼相看。时势不同了！

《中国水彩》杂志（2011,6）登载了我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为探寻传说的西方月亮，我到了欧美，亲眼看到了前辈大师的原作，亲身经历了瞬息变幻的现代艺术运动，到最后却发现天旋地转、阴晴圆缺，月亮还是那一个。西方人并非特具油画基因，开了国门的中国人一样可以在国际艺术展览上获得金牌，就如同没摸过球拍的父母，他们的后代却拿了乒乓球世界冠军一样。”

绘画是视觉艺术，美丑高下，一目了然，易于得到公允对待，其他领域则难多了。不过，我们看到，尽管有文化因素民族因素形成或多或少的隐形歧视，还是不断有华人冲破藩篱，绽放奇葩。

中国已经落后西方几百年，我们可以崇洋，应该崇洋。但不必自惭形秽，更不能妄自菲薄。认清现实，急起直追才是正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虚心向别人学习，我们完全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看到，云淡风清，故乡月明。

（囿于本人陋见，以上提到的名字，未免遗珠，恳请见谅）

2012 春初稿，2021 夏修改。

父亲带我看评弹

半张/温哥华



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和我的亲子活动，居然是常常带我去看评弹。

评弹，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起源于山明水秀的江南水乡苏州，流行于富饶美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一门有四百多年历史、优美的传统民间说唱艺术，深受江南民众的喜爱。

父亲是无锡人，年轻时孤身到上海闯世界讨生活，从此在申城安身立命、成家立业。

父亲对评弹自然也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百听不厌。当时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件，每当电台里播送评弹节目的时间段，父亲都会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

评弹以说唱为主，本来就应该是听评弹才对，俗称听书。为什么说是看评弹呢？这是因为父亲喜欢到现场去听书，也就是去看评弹演出，而且常常还要带上我一起去看。

当时的我，尚年幼无知，贪玩好动，对评弹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喜欢。每次都不肯去。

后来，买了书场的票以后，父亲为了哄我同去，往往会先带我到书场附近的饭店餐厅去吃一些好吃的点心或者时令小菜，饭饱菜足之后，再同去书场看评弹。

在那个年代，对我来说，评弹是很平淡的，但吃是很有诱惑力的。“白斩鸡”、“八宝鸭”、“糟钵头”、“腌笃鲜”，都是响当当的上海菜。而我最喜欢的还是吃面。一碗漂着诱人香气的猪油，洒了青翠欲滴的葱花的“阳春面”下肚，就可以是一副十分满足的模样。后来，才有了更丰富的面浇头，大排骨、熏鱼、辣肉、素鸡……

父亲最常点的一道菜是“猪蹄黄豆汤”。菜上桌时，一把碧绿的葱花洒在还在开滚的汤头上面，秀色诱人，香气扑鼻。猪蹄糯软，黄豆酥烂，即可下酒，又能过饭。吮一口猪蹄，抿几粒黄豆，再喝一勺浓汤，那满嘴的胶原蛋白，差不多能把人的上下唇都给黏在一起了。

父亲平常话不多，属于沉默寡言的那种。这倒不是因为胶原蛋白把嘴巴粘住的原因，而是他更喜欢倾听，特别是喜欢听书。

当时家住南市的老西门，现在早已因西藏路拓宽工程而拆迁。记得那时周边的饭店和书场不少，从乔家栅、小绍兴、王宝和、燕云楼，再到红房子，中西美食没话说。雅庐、乡音、美琪，玉兰，还有西藏，大小书场呱呱叫。

渐渐的，品美食和看评弹成了我家的绝配。慢慢的，我也就喜欢上了评弹，爱上了听书。

评弹有说、有唱。评话通常一人登台单独开讲，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弹词一般两人或三人上下手搭档说唱，男生一律布衣长衫，女士一般身着旗袍。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满满的都是中华历史和传统文化。

评话和弹词均以说表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打诨插科，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

中、短篇的评弹，一场就能演完，适合现场看。而长篇的评弹可延续数月不绝，更适合电台连播里听。

当时电台有评弹专场节目，往往安排在晚餐时段。每天的听书时间，就成了我家的晚饭时间，而且就餐时间的长短差不多也和评弹节目的时段同步。

下班后，父亲喜欢晚餐时边听评弹边喝点小酒，绍兴黄酒那是他的首选。母亲则常常会随季节变化，备好父亲喜欢的下酒菜。春季炒蚕豆，夏天糟毛豆，秋天水煮花生，冬季菜蔬就比较尴尬了，母亲反而会弄一些宁波人擅长的“独脚蟹”——发芽豆，苔条花生等美味的下酒菜出来。

宁波籍的母亲其实更爱听绍兴戏——越剧。她不光爱听，有时还爱哼唱上几句，一开口，一句徐玉兰的“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倒也有六七分的相似。

但评弹开播时间，绝对是父亲的主场。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听评弹，甚是其乐融融。

父亲对评弹节目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从蒋调，徐调，到杨调或严调，播什么，听什么。但最喜欢的，应该还是张鉴庭张鉴国的兄弟双档。不光因为张氏兄弟和父亲同姓而且同乡，更是因为张氏兄弟档的三弦琵琶珠联璧合，说噱弹唱充满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特别是其独创的张调，使人一听就像是三伏天吃冰激凌，欲罢不能。

张氏兄弟档的代表作当中，《钱秀才·颜大照镜》一段，充满戏剧张力，集多种表演手段于一体，特别是描景、状物，渲染、烘托戏中的人物心理状态及性格特征绝对是入木三分，令人百听不厌。

父亲退休以后，喜欢白天到小区的绿化带走走路，健健身。随身必带着小收音机，随时可以收听评弹。

那年我工作了，有机会出国进修。当时回国购买进口电器有大件小件免税指标，一个小件指标专门用来购买了一台迷你型的高功率袖珍收音机送给了父亲。他可以把小收音机放在最爱穿的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一边走路，一边听评弹。

现在网络发达了，各种音、像平台上的评弹节目数不胜数，随时可以点开收听收看。但自从千禧年告别父亲，带着家小移居海外探寻新的生活，那时，我就知道和父亲去现场听书的机会几乎就没有了。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我最近一次在现场听评弹，居然是在温哥华。

那是2016年7月24日夏夜，在温哥华西区的犹太活动中心，终于看到了久违的评弹演出。那天，由上海评弹团当时的团长秦建国带队，国家一级演员沈仁华、张小平，国家二级演员昌顺明等专业演员带来的是《白蛇传·合钵》，《罗汉钱·回忆》等传统节目，给生活在多元文化之温哥华的江南听众带来了浓浓的乡音。

当晚，年过半百的我居然雀跃不已，欣然发帖朋友圈：“吴语浓浓，乡音缭绕，此情此景，美哉故乡！”，配上评弹现场的照片，瞬间赢得数十位群友的点赞。

此时此刻，我似乎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一辈子爱听评弹。对父亲来说，听评弹可能不只是对一种艺术形式的喜爱欣赏，而更是一种乡音传乡情，乡情了乡愁的情感流露。

我似乎也明白了，为什么父亲还要带我去听评弹。在父亲心里，一定是觉得，不管你走多远，不管你在哪里，有评弹陪伴的人生才不会平淡，有评弹相随的内心才会一路平坦。

属龙的父亲已经驾鹤西去十五年了，他最喜欢的张鉴庭张鉴国兄弟也都已先后谢幕人生。如果冥冥天国也有书场的话，父亲一定还会常常去看评弹。

老泪纵横忆家慈

邱秉钧/北京



我的母亲，像千千万万的劳动妇女一样普通。这种普通好像是海滩上的沙子，又像一棵大树的叶子那样存在着。但无论是沙子还是叶子，它们都有闪光的时候。在母亲节到来的时候，我写这篇小文就是纪念我那勤劳、朴素而又善良的母亲。

母亲大约在 1914 年出生在太湖之畔的一个名叫“小墩村”的村子里。那时的中国，清朝政府刚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推翻。社会的变革总是有“滞后”现象，所以说那时的中国农村还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

农耕社会的最大特点是“重男轻女”。母亲的娘家在当时祖上传下了一些田产，不算小康之家，倒也是吃穿不愁，但男孩子和女孩子是不平等的。母亲没有进过学堂，而弟弟倒是上过几年的私塾。每天的饭菜好吃的鱼肉要供着弟弟吃。在家里弟弟就像一个小霸王，不高兴时对姐姐不是打就是骂。姐姐从来不敢还手，受了气总是在没有人的地方偷偷哭泣。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一种很残酷的陋习，那就是女孩子从小要“缠足”。日前看了一个“三寸金莲”视频，我第一次看到那被摧残的四颗脚趾被裹脚布紧紧缠着（十几年）都翻到了脚底，脚上的肉和皮都腐烂变臭，真是目不忍睹。那种疼痛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以前的文人讥笑别人的文章像“懒婆娘的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这个比喻虽然低俗，但也不失贴切。外公外婆也曾逼迫妈妈缠足，但妈妈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疼痛，所以哀求着 STOP 了。外公外婆倒也没有坚持。从此看，他们还算是比较“开明”。

那时的农村还有一个风俗，那就是“童养媳”制度。父母为男孩子从小选定一个女孩子，4-5 岁或是 6-7 岁“娶”到夫家（其实是花一点小钱买来的），长大了就当男孩子的妻子。农村里还有一句很响亮的俗话“女大三，抱金砖”。就是说，女孩子一般要比“准丈夫”大几岁。所以“准丈夫”在那个年龄上晚上都要“画地图”（尿床），童养媳不但要忍受“水灾”之苦，而且还要忍受婆婆的打骂和虐待。蓄养童养媳的家庭一般都是比较穷的家庭，一来这个成本比明媒正娶要低很多，二来是女人从小和“准丈夫”生活在一起，会比较“贴肉”（贴心）。童养媳不但在家里的地位低下，在“名分”上也是受歧视的。她们在结婚后不被称呼为嫂子，而是叫做“阿姑”，一听到人们叫她们是“如宝阿姑”或是“凤女阿姑”，你就知道她们是童养媳了。

母亲虽然是明媒正娶到父亲家的，但她在家里的地位和童养媳无异。父亲的家也很穷，祖父传下了几亩薄田，一家人只够“糠菜半年粮”。母亲嫁来后，伯父就闹着分家。这种分家是一个“二十一条”。父亲只分到三间没门窗的屋子和三升半的米。他们连灶具都没有，自己用泥巴做了一个“行军灶”（土话叫做“HANGZAO”）做饭烧菜。母亲除了做一般的家务农活还要服侍瘫痪在床的公婆。稍有不慎就遭到大伯的打骂。每天她（和伯母）吃的都是残羹剩饭。

父亲从小体弱，承担不了沉重的农活劳动，幸好他上了几年的私塾，也算能识文断字，所以父亲从姐夫和堂叔那里借了几块大洋，在村头（我把它叫做镇，因为那时已经像一个小镇的模样了）摆了一个小摊，卖点油盐酱醋和针头线脑什么的。由于善于经营，人缘好，父亲的小摊慢慢变成了一家颇具规模的南货店（隐读村首富），店址也搬到了镇中心位置的“三角潭”边上的“红木桥”下。这就占尽了天时地利，人们买什么东西首先就去“邱隆昌”。母亲转眼间成了“东家娘娘”（这是老给我们家做衣服的裁缝师傅给妈妈的称呼），但妈妈的地位还是“童养媳”。她每天比鸡起得还早，睡得比狗还晚。每天除了做饭烧菜，还要做六口之家的鞋和缝缝补补的针线活。每顿饭都是客人大快朵颐后（父亲朋友多，所以家里每天都要摆上一两桌），母亲就扒了几口残羹剩饭填饱肚子。

父亲虽是“有文化”的人，一般不打骂孩子和老婆，但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要发脾气。记得有一年夏天，妈妈说要给孩子们做夏衣，而父亲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心里有一股无名怒火无处发泄，一听母亲的话一下扯开了自己的上衣（几颗扣子“唰”地一下掉在地上），随手还把螺蛳碗扔进了临街的河里。（那天可能是“鬼节”，家家都要吃螺蛳）。母亲吓坏了，领着我们兄妹四人躲到了邻居做豆腐的阿虎师傅家吃螺蛳去了）。母亲这样的地位和童养媳又有什么区别？

小时候的事情都是母亲在乘凉的时候讲给我们听的故事。我是1944年出生的，我虽然很瘦小，但哭声很响亮。那时“东洋人”（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小村子，所以东洋人一来村民们都要躲到田地野外去。由于我爱哭，所以邻居们都不愿意和妈妈一起“逃难”。妈妈只好一个人抱着我躲在一条小田沟里。由于太湖里有共产党活动，所以东洋人一来就把村里的“士绅”（大多是做生意的小店主）集中起来，要他们说“共党”在哪里。如果他们说不出来就施刑罚。刑罚主要有三种：老虎凳、水罚和吊打。第一种是把人捆绑在长凳上，然后在你的脚后跟垫砖，再不说就层层加码。第二种更是残酷，将辣椒水往你嘴里灌，再不说就扔进冰凉的大水桶，你说太冷，就扔进滚水桶。吊打是很“常规”的刑罚，但一般人都受不了带血的皮鞭的抽打。我从妈妈的故事里得知，我们这个家庭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一样，和“鬼子国”有着刻骨铭心的国仇家恨哪！

父亲对母亲第二次发脾气是在解放后的“农业合作社”时期。江南的农村每年要养三期蚕（春蚕、夏蚕和秋蚕）。春蚕开养的时候天气很冷（二月春风似剪刀），所以农家要在大厅里搭一个“暖房”育种。由于我们家的房子最大，所以每年的育种就在我们家进行。母亲是一个很随和的女人，爱热闹，所以村里的妇女们没有一个不喜欢在我们家养蚕的。蚕们一天24小时都在“蚕食”桑叶，所以女人们都在我们家打地铺（每两个小时喂蚕一次）。母亲嫁到我们家几十年从来没有和邻居有过口角。那是“缺吃少粮”的年头，女人们半夜里饿得发慌，于是胆大的女人在地里“偷”摘了一篮蚕豆，在我们家的大灶上煮了吃。第二天父亲从队部回家吃饭，发现了“敌情”，但是他没有批评“小偷”，却朝着母亲发了脾气，气头上他还要举手打母亲。幸好我的一个堂哥冲过去把父亲拦住，母亲才逃出了“虎口”。

父亲当时是大队的总会计，他为人正直，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老规矩”，家乡话里的“规矩”和“会计”是同音，从这个外号可见父亲在“公”和“私”的问题上是“六亲不认、铁面无私”的人。

母亲的善良品行在全村是有口皆碑的。我仅举两个小小的例子就能说明。在“困难时期”（1960-1963），家家都缺粮，很多人得了浮肿死去，但母亲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我们家不会有吃了上顿没下顿、揭不开锅的日子。村上有一户人家，发了粮食和分红后，就大吃大喝，没几天家里就揭不开锅了，于是她就到我家来借粮。母亲总说他们“苦恼子”（很可怜），母亲就是搜刮自己的米桶也要借给她一点。这个女人是出了名“有借无还”的主，下次她来借粮的时候（她根本就把旧账忘得一干二净了）母亲还是会借给她。还有一个例子还是这个女人的家，他们的老二没有地方安一张床，于是她又来和母亲“商量”，母亲毫不犹豫就答应她把床安放在我家的大厅里。

按理说母亲这样善良的女人可能是很胆小的，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竟然和“红卫兵”对峙。那场由“四个伟大”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这个小村子的时候，“红卫兵”居然把矛头指向了我的父亲。父亲当这个大队的总会计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他也不是党员（文革的矛头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其中缘由我一直想不出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真正的当权派（大队书记）在转移斗争大方向。他放出风来说，邱家出了两个大学生，他不贪污才怪了。于是“红卫兵”们抄了我们的家，还把父亲游了街；父亲在大队的“牛棚”里被关押了半年之久。一日三餐都是母亲给父亲送饭。母亲告诉我，父亲曾经想到过自杀，但如果两个大学生的家里有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杀）那我们的政治生命就完蛋了。

在一次批判会上，一个“红卫兵”说父亲开店时有剥削，要他交待，谁能想到母亲这个“老好人”竟然站起来冲着那个发言者说：“你们家借我们的两板丝是我多少日日夜夜缱出来的，难道这也是剥削？！”这一句话问得那小子（我小学的同班同学）面红耳赤，无言以对。我真佩服母亲的胆量，设想我如果当时在场不一定敢站起来与“红卫兵”对峙。

家母于2005年秋驾鹤西归，享年93岁。现在我这个儿子也是耄耋老翁了，每当梦中见到慈祥的母亲我总是会老泪纵横。

槐花 家乡

李爱英/温哥华



我出生在中国山东农村一个偏僻的乡镇上，中国上个世纪 60 年代特别是农村，北方的农村，一般家庭都会比较贫寒。我出生的小村庄，边上有一个很大的水库，是全县十大水库之一。水库下面有一条曲河，蜿蜒几十里，河的两边种满了很多的水果树和木匠用的速生林，包括梧桐树白杨树和我喜爱的槐花树。

当春天来临，最先看见的就是梧桐的花，然后是白杨树吐撒，再就是槐树了。槐树有些小的嫩枝子最先在大的树底下发芽儿，很小，像米粒儿一样，等着渐渐长大一点，那就是人们充饥的最好食物了。

我在祖母的带领下，会去河畔的林子里的树棵子中，寻找那些一指头长的米芽，那是槐树长出来的叶儿和枝条的最初形状。奶奶总是说掐二留三，所谓掐二留三，就是每个枝上掐两支留下三支，就是说留 $\frac{3}{5}$ 的枝条慢慢展出叶子，以利于小树成长，不能全部揪完了。揪干净了，小树会死掉的。

那个时候，淳朴的农民就知道在大自然的攫取当中留下。在大自然的攫取当中留下一些什么？因为自然对人类的馈赠，你必须好好的珍惜，不能全部搬走，枯竭的大自然将是人类的灾难。当芽子冒出来伸展开叶子的时候，就是槐花打朵的时候。槐花打朵先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青色的小点点，然后逐渐长成褐色的悄悄伸展开，露出白色的头，然后一天又一天长大，慢慢的槐花苞就出现了，然后槐花开了。到槐花盛开的季节，曲河两岸遍地是槐花的白色，像雪铺满了两岸的大地，那种槐花的香，就是几里之外都能够闻得到。当地农民都会带着篮子带着筐子走到槐林当中去摘取那一朵朵一穗穗一枝枝。那些老槐树一搂粗的，伸开一整个树冠的，达到十米，所有的枝头都开满了整个树冠的槐花。

老人们总是会说，不要全部摘掉，留它结荚。槐花树结成的荚，内含槐树的种子，秋天落下来，落地生根发芽，第二年长出更多的小槐树。小槐树慢慢长大，那么它的叶子，它的槐花，也就成为人们充饥，抗饿的好的食品之一。

当我小的时候，奶奶带我采了槐花回家，用清水洗一下，伴着玉米面，撒点盐放在蒸笼上，然后烧柴草，15 分钟后，整个的槐花香，就透过蒸汽充满了屋子——那是我们姐妹们最喜欢闻的味

道。大家坐在小板凳上等待着奶奶揭开大锅之后，冷一冷，每个人分一块儿，然后热热的捧在手里，一边吃一边哈着气啊，互相之间一边逗着笑，说着话，开心的不行。那个时候是我们姊妹最幸福的时刻。吃饱了之后抹一下嘴，然而槐花的香依然在嘴边。擦擦嘴巴，然后每个人就去写作业了：有时候在磨盘上，有时候在木桌上，有时候就柜子的一角，有时候甚至趴在炕上。在整个的家庭里边，我们姐妹学习看书是最重要的事情。妈妈曾经说过，槐花养大了你们，你们的回报就是好好学习争口气，将来走出这个山村，争取更好的机会和富足的生活。就像槐花的香啊，在大自然中虽然短暂，但是给人们带来帮助，被人们肯定。这些富有哲理的话，你能想象是一个没有进过一天学校门的女性说出来的吗？

齐鲁大地，即使偏僻的农村，也知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道理，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家庭，总是把让孩子学习知识上学受教育当作生活当中的一件大事来对待。但是由于封建传统习惯的影响，很多时候，家里的男孩子可以上学，女孩子往往会留在家中做家务，到地里干农活。所以我的同龄女孩子很多受的教育有限，基本上小学毕业、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学业，回家务农或者早早的嫁人啦。但是我的家庭却得益于母亲的顽强意志——她非常重视教育，总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在学校待更久。她每天督促我们姐妹们的学习，甚至在检查作业的时候一点一点地讲给我们听。所以在我的家庭里读书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春夏秋冬，母亲总是忙忙碌碌。她挑起全家的衣食住行的重担，无论在田野里劳作，还是在家里做针线活，让我们姐妹们有机会获得上学的机会。母亲跟祖母总是同心协力，给我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我们衣食没有大碍，安心学习。当年的大集体往往十家有八家会挨饿呢，我的祖母和母亲会想一些办法来保证基本的吃，特别是春天，梧桐花、楸树花、槐花等等一些树的花，和苦菜、曲曲芽、扁扁牙等等野菜。开始露头发出的时候，她们会到田野里采集，并且回家制作成各种的食品，哪怕就是难以下咽的食品，也能保证充饥，至少不挨饿。

槐花对我们家来说是最好的食品了，没有之一。母亲和祖母会在夜间到树林里去掐那些槐花——因为白天有时候会有人看护或者采摘的人太多，往往一窝蜂采不了很多——特别是母亲，会在月夜到河两岸的槐花林里掐一些细嫩的叶子和盛开的槐花。甚至有时采多了，母亲会将其晒成半干，留在日后没有粮食的时候，拿出来应付。祖母会把槐花做出花样来，她做的槐花饼是用玉米面或者地瓜干的面拌合在一起煎，可能一点点油，因为那个时候非常的贫穷，油盐基本上需要供应，所以非常节省。她做的槐花粑谷就是槐花窝窝头，也是用玉米面和地瓜面做成的，比较的好吃，有一点点的甜的味道。最好是吃的是槐花丸子，就是槐花和小麦粉和在一起，可能打一个鸡蛋在一大盘里，然后丸成一个个小小的丸子，用油炸了，这就是最好的食品了，往往是在清明节过节的时候才能做的，因为清明节被允许吃鸡蛋。平常呢，鸡蛋是攒了卖钱供应我们买布做衣服的或者交付学费的。有时候我们姐妹几个会围坐成一圈，祖母会把刚刚采摘的槐花一个个摘下来，送到我们嘴里，让我们啣一下槐花里边甜甜的汁，那也是蜜蜂最喜欢吃的。所说的槐花蜜，就是蜜蜂吸吮了槐花里边的花汁，然后酿成槐花蜜，是对人的健康是最好的花蜜之一，又香又甜，营养价值又高，而且味道芳香、色泽鲜艳，是我们当地用来给病人、老人、或孕妇吃的，平常人是没法吃得到的，因为太贵了。

祖母因为是接生员，所以有时有人会送给她一瓶槐花蜜。小小的一瓶，那是我们全家的宝贝，尤其是我们姊妹，谁如果口舌生疮或者感冒了或者发烧了，祖母会拿个小勺给我们点一点，或者放在水里给我们喝一杯槐花蜜的水，那可真是一种享受。

小时候的经历历历在目，人对于童年的印记往往是深刻的。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故乡的水养育了我。所有的美好的回忆与故乡有关的故事，是我的根，是我生命的源泉，也是我创作的基础。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13岁离家到现在已经年近花甲，每次回家乡，只要是春天，总要到河边走一走，走到水库的堤坝上站一站，看看满眼的青翠在周围的田野铺展开来。

一年年过去，偏远的乡村终于通上了柏油马路，水库也由曾经的碧清到一度的严重污染，再到如今的山清水秀。水库里边的鸭子鳧水鲤鱼跳跃，还有小船游弋，也成为一方旅游的胜地。周围的亲戚朋友也逐渐富裕起来，他们盖了大的房子，用上了电灯电话电视洗衣机干衣机，甚至用上了暖气和空调。多数的人家要么去城里打工，要么在附近的小工厂作坊里劳作，衣食无忧、生活自在。曾经一度树木因为水库的污染河流的污染而消逝殆尽，眼看着一棵棵槐树死去，乡民们愤怒了，他们上书有关机构，上书政府，呼吁清理那些污染的源头。慢慢的水库里的水清了，河里的鱼虾蟹子又重新出现了，两岸的果树经过重新栽植和培育，又重新恢复了青山绿水花红柳绿瓜果飘香的事实。

如今，我的故乡已成为全地区旅游的最佳胜地之一。曲河的两岸栽了很多的樱桃树苹果树梨树桃树，当然也有槐花树。春天槐香飘满，当地好多游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品尝槐花饼和杂鱼锅贴，同时在当地的大樱桃小樱桃丛中走走逛逛，到流水里划一划小舟，到田野里走一走，采摘一些有机蔬菜带回各自的家里，也把当地的风土人情乡土味道带到了各地。

现在春末夏初季节，通过微信视频可以看到，我的家乡举办的国际桃花节依然盛行着，周围散落的人群在游览着。树高千尺忘不了根。从山村走出来的人，忘不了自己的故乡。家乡是一幅美好的图画映在我的脑海里，槐花也是我创作的源头在我的心里在我的笔下。

【小说】

杜鲁斯的选择（连载之七）

索妮娅/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7

米小山一早醒来，从外面的晒台上搬进来一些劈好的木柴，将壁炉的火点燃。然后又拎了一只大塑料桶，到湖边栈道边去打水。悬浮着些许绿藻的湖水，在桶中清澈冰凉。他会用这水清洗昨天用过的一些盆碗等厨房器具。木屋还没有自来水，饮用和洗漱的水都是米小山从城里买了大罐桶装水带过来的。这边为野外宿营而出产的大罐装水非常方便，每个大水罐上都自带了个小水龙头。今天，米小山准备和路易商量，是不是去山里的马场去骑马，或者沿湖岸的山道去远足。但这之前，他要先用微信和儿子联系一下，看看这两天他和同学一家度假的情况。他准备在小虎到家的前一天晚上回到家中。

WIFI 只有杜鲁斯木屋附近的区域才有，米小山拿了手机向那里走去。站在杜鲁斯木屋门外，米小山感到有些奇怪，平时杜鲁斯起得很早，早晨 6、7 点，他的身影就已经在度假村的各个地方开始晃动着干活了。这里真是有各种各样干不完的活呀。可是今天，杜鲁斯的木屋却静悄悄的。

米小山正在纳闷，却见路易从汤米的别墅那边匆匆走来，他一脸阴沉地走到米小山的近前，说：“爱丽丝病了，杜鲁斯正在那里帮她。”

“病了？什么病？昨天晚上不还好好的嘛。”米小山吃惊地问。

“是呀，本来今天一早他们要离开的，车都装好了，可是爱丽丝忽然觉得头晕，胸闷，浑身无力。汤米找杜鲁斯过去给她量了血压，说血压很低，但并没发烧。现在给她喝了点水正让她躺在床上休息。我来帮杜鲁斯拿急救包。”路易说着话，匆匆走进屋内取了东西就走了。

米小山一个人在杜鲁斯别墅晒台上给儿子发短信，今天还好，短信刚发出去，儿子就回了，说他们正准备进山里骑车。米小山嘱咐儿子：戴头盔戴口罩，注意安全，注意防护，别乱跑，别去危险的地儿——。儿子只回答了两个字：知道。

米小山正用微信给太太发图片的时候，他远远地看到杜鲁斯和路易还有汤米搀扶着爱丽丝从别墅出来坐进了他们的车。路易也进了车，然后车子就启动匆忙开走了。杜鲁斯站在原地，一直看着车子远去，才迈步向自己的木屋这边走来。他一脸疲惫，见到小山，简单地打了声招呼。

“爱丽丝怎么了？”小山问。

“不知道，今天早上他们车装好准备走时，她突然觉得不舒服。汤米过来找我，我也没有医学经验，只能给她量了下血压和体温。我感觉她好像是心脏。”杜鲁斯说。

“她心脏以前有问题吗？”小山问。

“没有。”

“那怎么突然——，他们怎么现在走？应该让她多休息一下。”

“她非常难受，血压很低，从早晨到现在也有 2、3 个小时了，这里又没有任何医疗条件。汤米还是决定要带她下山，我让路易陪他们一起去了。山下的城里就有医院。”杜鲁斯面带担忧地说。

米小山和杜鲁斯开始做早餐。他们在烧烤炉上煎好几根德国香肠，又炒了几个鸡蛋。刚准备要吃时，杜鲁斯的电话响了起来。杜鲁斯左手拿着餐盘，右手拿了电话贴在耳朵上。米小山看着他脸上露出震惊的神情，将左手的餐盘慢慢放在晒台的桌子上，然后嘴里难以置信地问着：“什么？什么？你们走到哪里了？”

杜鲁斯右手的电话慢慢垂下，表情有点儿空洞而木讷，像是受到了惊吓。

“怎么了？杜鲁斯，发生了什么？”米小山也放下了手中的餐盘，他忽然觉得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她——，她没有挺过去——。”杜鲁斯像是在回答，又像是自言自语。难以置信地摇着自己的头。

“谁没挺过去？你在说什么呀？”小山觉得自己被分为两个人了，一个自己好像明明白白地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另一个自己却糊里糊涂，仿佛怎么也搞不清状况。

“爱丽丝，是爱丽丝。他们刚开到山下，她——死了。”杜鲁斯依然是一种完全不相信有这种事会发生的表情。

“什么？”米小山觉得自己的心被一块巨石砸地撞了一下。“她怎么会——？”

“是路易打来的电话，他们的车刚刚开到山下——，她没有挺过去。”杜鲁斯依旧摇着头，不停自语着：“不敢相信，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米小山也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爱丽丝明明就是那样一个生动文雅的女人，昨晚，他们还一起在篝火边吃着烤鱼聊天。

“可能是心脏——，心肌梗死。”杜鲁斯说。

“她以前不是没有心脏病吗？昨晚还好好的，我们还聊天——。”米小山努力想找到一种逻辑把这件事说通。

杜鲁斯却面色阴郁，不再开口，他转身向屋中走去。临进门前，他扭头对米小山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一个教训，这是又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啊！”

米小山在屋里转来转去，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总之想找一些事让自己忙碌起来。明天他就要回家了。和儿子分开没几天，他已经开始想他了。他忽然觉得小虎是那样宝贝，没有任何值得他生气和烦忧的地方。只要儿子高高兴兴，平平安安就是好的。孩子的路还很长，以后，他会自己慢慢选择走好，现在，只要爱护他，让他平安开心，教导他善待人生就好。

他收拾着房间里被他堆放杂乱的桌子，将水池里的脏碗和锅盆用湖水洗净，放在碗架上晾干。当他掀开一个锡纸覆盖的小盘时，米小山觉得自己的心忽然一下碎了。那是一小碟酸黄瓜，是昨天晚上爱丽丝做的，没吃完，被小山带了回来。

他拿起小碟，坐进沙发，将脆脆嫩嫩的小黄瓜放入口中。小黄瓜的清香倏地一下在口中散开。还是那么清脆爽口，却酸酸的，比任何时候都酸。

“一窝疯”

李先平/厦门（加华笔会会员）



黄老倌家的“一窝疯”咬人不是稀奇事。

黄老倌家里有两个活宝。一个是“一窝疯”，一个是直到七八岁才断奶的独生子。

只见男女老少几十人抬着被咬的小孩，上黄老倌家门口讨说法。黄老倌正在半山腰的田里插秧，扭头一瞅，看见晒场上黑压压的告状队伍，仗势比以往都要大。

心想，“拐哒，畜生又给老子闯祸了！”于是，扔下秧把，慌不择路，飞一般奔到家里。

被咬小孩子的卡其色长裤被“一窝疯”扯掉一大块，裤子都染成了黑色。小腿上面的肉虽然被撕得血肉模糊，还是可以看到里面白色的骨头。小孩子面色寡白的，完全一副被吓蒙的样子。

听说这个小孩伤的还算轻的，之前有个七十多岁的尹老倌被咬伤之后，现在还躺在医院里面。老伯一边养伤，一边还得忍受老伴的絮絮叨叨，“叫你出门带根打狗棍，你偏生不听，活该！”

闯了祸的“一窝疯”瘫坐在地上，委屈的像个孩子。嘴里呜呜呜地叫，口涎从嘴角流出连成线，一直流到杏色的土地上，湿了一大块。眼睛里射出道道寒光。

“你这个畜生，又给老子闯祸！”黄老倌顺手拿起铁锹拍过去，铁锹落在“一窝疯”左前腿上，“一窝疯”倏地蹦了起来，一瘸一拐的窜出人群，嗥叫声刺破旷野。

看得出，黄老倌真舍不得下手。否则，一铁锹下去，“一窝疯”会伤得不轻松。

看到“一窝疯”一瘸一拐的跑了，乡里乡亲的，大家心肠都软了下来，加上黄老倌人厚道，在跟前人缘也好。好话也说了一箩筐，只差下跪求饶了，又答应付医药费。还把祖传的专治疯狗咬伤的药，免费给小孩子服用。

“算哒，算哒，”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大家也就四下散去了。

“一窝疯”被打瘸后，在家安静了几天。暂时的，人们也没有那么胆战心惊了。

其实，黄老倌家的“一窝疯”，有过美好的童年，曾经当过“三好学生”，也是斜杠青年。小时候，皮毛油光乌黑，没有一根杂毛。黄老倌走到哪，跟到哪。又不咬人，很讨人喜欢。但越大，越讨嫌。

据说实心竹棍是对付疯狗和一窝疯的核武器。实心竹子比空心竹子结实。用它做成的打狗棍自然耐打。任你再结实的狗头，一棍子下去，血溅，狗逃，棍不裂。

因为狗妈妈只生这一条小狗，黄老倌从小就很宠它。很多事情往往事与愿违。

黄老倌四十多岁得了一个儿子，小名杰巴。在大量需要正劳力的山区，一个家里只有一个小孩还是很少见。

其实，杰巴还有个哥哥，就是黄老倌的大儿子，小时候放牛出了事。当时他骑在牛背上，牛不知什么原因发起疯来，把大儿子甩了下来，滚到沟里面。后来找到时人已经不行了。

杰巴是黄老倌的独生子。这或许是吸取了大儿子出事的教训吧。黄老倌两口子把杰巴看得太娇贵，七八岁才断奶，稍微大一点，别家的小孩都上山放牛羊，下河摸鱼虾，甚至到田里同大人们一道搞“双抢”。而杰巴从小到大，草都没有掐死一根。简直就是一块掉进草木灰的豆腐，打也打不得，拍也拍不得。

后来，杰巴十六岁上高中那年，对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做了点坏事，女方背景硬得狠，扬言要么把女同学娶进屋做媳妇，要么把他关进去。

皇帝爱长子，百姓疼么儿。黄老倌对儿子如此，对“一窝疯”也是如此！

有人劝黄老倌把它套在家里，免得出去咬人。黄老倌开始也用铁链套着“一窝疯”，由于到外面野惯了，你一套着它，它就会拼命地挣扎，凄厉的叫喊和铮铮作响的铁链声混合在一起，足以撞碎柔弱而胆怯的心灵。

它一叫，黄老倌心就软了，于是只好解开铁链，放它自由。

是的，有时候，是不能让畜生太自由的。

终于，“一窝疯”被村里的男女老少联合起来击毙了。

黄老倌也不好作声，只得在自家后面空地，挖了个坑，把“一窝疯”给埋了。

一边埋，一边狠狠地拍着土，一边自言自语，“畜生，终归是我害了你。到了那边千万不要再害人。”

泪水从黄老倌混浊而深陷的眼窝涌出，淌过一条条深深浅浅的斑驳皱纹……

【剧本】

四幕舞台剧《华人之光》第三幕

摘要：本剧以加拿大历史上发生的淘金热、修建太平洋铁路、参加二战、加中建交和华人移民潮等重要事件为节点，通过音乐、舞蹈、诗词朗诵和话剧等舞台艺术，并借助影视画面等手段，概括地表现加拿大华人移民100多年来艰苦而顽强的奋斗历程，反映出华人移民在加拿大国家建设中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以及随着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华人移民正在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本剧共分四幕，分别是：第一幕·淘金梦，第二幕·华工血泪，第三幕·华人的骄傲，第四幕·光明的未来）

编剧：微言、冯玉、银鹤、张馨元（加华笔会会员）



第三幕·华工的骄傲

执笔：微言

幕起，一位老者坐在桌子旁边，用一块绒布擦拭勋章。
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儿牵着一个4-5岁的小女孩儿从侧幕上。

男孩儿：Mary，我们去院子里玩好吗？

Mary：好啊。

（两人走到舞台中间，Mary看到了老者）

Mary：爷爷，爷爷，你在干什么？

爷爷（转过头来）：哦，是Mary呀！快过来，到爷爷这来。

（女孩跑向爷爷，男孩站住望向这祖孙俩）

Mary（跑到爷爷身边，爷爷转身来牵她的手，女孩爬上爷爷的腿，看着桌上的勋章）：爷爷，这是什么呀？

爷爷：这是爷爷的勋章啊。

男孩（走过来）：爷爷，你又在擦你的勋章啊。

爷爷：是啊，William。马上就要国庆节了，我要准备准备，去参加游行。

Mary: 爷爷，勋章是做什么用的？

爷爷：嗨嗨，小 Mary，勋章是……

William: Mary，勋章是爷爷年轻时打仗立了功得的。

Mary: 爷爷和谁打仗啊？

爷爷：和日本人啊！小 Mary。

Mary: 为什么要和日本人打仗啊？

爷爷：因为日本侵略了中国，又向英国美国发动了进攻啊。

Mary (似懂非懂)：哦！那现在还打吗？

William: 现在当然不打了。

爷爷 (感叹地)：是啊，现在不打啦。可是当年，William，当年那个仗打得那个凶，那个大呀……)

舞台上灯光熄灭，背景音乐和音效起，大屏幕映出二战时的战争场面。

(舞台上灯光渐亮，一群舞者表演战斗群舞。

画外音 (如果可能，这段可采用歌唱形式)：

战旗飘飘，
军号嘹亮，
英勇的华裔加军，
战斗在疆场。
怒发冲冠，
血脉偾张，
复仇的烈火，
燃烧在胸膛。
越过堑壕，
冲破火网，
像一把锋利的军刀，
刺向敌人的心脏。
飞越高山
跨过海洋
正义的旗帜，
高高飘扬。
啊，为了世界和平，
带着自由的向往，
英勇的华裔加军，
把忠诚献上。)

舞蹈结束，舞者下。开场时祖孙三人的场景复现。

William: 爷爷，你们那时真勇敢。我长大了要像你一样，也当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

爷爷：好样的，William，有志气！

Mary: 爷爷，爷爷，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爷爷：去，都去，Mary 也是好样的。(亲吻一下 Mary 的脸蛋，随即感慨地) 唉，你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们那时候，许多事都不允许我们华人做，更别说参军了……

William: 爷爷，可是你不是参军了吗？

爷爷：唉，这个说来话长了……

幕落（灯光熄灭）

灯光再起

时间：1942 年初

地点：维多利亚，码头上

一些青年人聚集在码头上。场外响起轮船的汽笛声，大家向场外的方向挥手，有的人大声喊“保重”。

一个年轻人匆匆从另一侧跑上来。

年轻人（大声地）：我回来晚了。船已经开了吗？

Lee：Peter，你怎么才回来，John 已经走了。

Peter：我一直在温哥华，昨天才听说 John 要走。今天急忙赶回来，还是晚了。他怎么忽然回国了？

Wong：他前几天接到中国来的一封信，说是他妈妈被日本飞机炸死了。他奶奶带着两个弟弟妹妹逃难到了云南。他爸爸要他回去照顾妈妈和弟妹。

Peter：这样啊！该死的日本人。

Wong：是啊。去年，William 和 Tong 也回去了。都是这该死的战争。

Lee：哎，我说弟兄们。这战争是越打越大。日本人不但占了我们中国的大半领土，还占领了整个东南亚，美英的军队都撤退到了印度和澳大利亚了。在欧洲，英国也正在和德国做殊死的战斗。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打败这些法西斯，早日终止这场战争。

青年甲：可我们能做什么呢？

Wong：Lee，你说得对。我们必须做点事情。（沉吟片刻）我们去参军吧。

青年乙：参军？我可不去呀！反正怎么打，也打不到我们加拿大来，我们干嘛操这个心。

Lee（冲着乙）：滚，你个胆小鬼。小心我揍你。

Wendy（拉住 Lee，冲着乙）：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在中国的亲人天天都在日本人的轰炸、屠杀下艰难度日，我们加拿大也和英国一起在和敌人战斗，我们虽然在后方，也该为解救我们的亲人、早日打败日本和德国做些贡献。

青年甲：哎，你说做点别的事情还可能，参军？军队不会要我们的。

青年乙：对呀。军队根本不会要我们。

Lee（冲着乙）：你闭嘴！

Wong（挥手制止）：不错，过去军队是不会要我们。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是战争时期，说不定政府会改变政策呢。

青年乙：政府改变政策？别异想天开了。

Peter：不试试怎么知道。我同意报名参军。

Lee：就是！不试怎么知道。（瞪乙一眼）Wong，我跟你去。

Wong：好的，那就这样：现在我们先回家，晚上大家到我家去，咱们一起商量商量。

众人：好，晚上见。

众人下。幕落（灯光熄灭）

灯光再起， 开场时祖孙三人的场景复现。

William：爷爷，这么说，是政策变了，你们就参军了吗？

爷爷：当时还没有。因为我是学航空的，所以我想参加空军。可是当时的规定是只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人才可以参加空军，特别是在 BC 省，限制更加严苛。但是阿尔伯塔和东部像安大略、蒙特

利尔等一些省份情况好一些，而且我有航空技术和经验，所以我在阿尔伯塔的一个训练营找到了一个技术教官的职务。

William: 可是爷爷，你刚刚还说你是加入空军上了战场的。

爷爷: 是啊。那是一年以后了。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我们才被允许正式加入空军前往战地服务。那个 Lee 爷爷，他也想当空军，也是又等了一年多，才如愿以偿。唉，不幸的是，他后来被派往欧洲战场，在一次执行轰炸任务时，被德国人击落，永远安息在那个遥远的地方了。

Mary: 爷爷，那个 Lee 爷爷是死了吗？

爷爷: 是，Mary，我们把这叫为国捐躯。

Mary: 呀，那他的爸爸妈妈得多伤心啊！

爷爷: 是啊！可是他的父母真是好样的，他们后来又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送到了军队，还买了很多当时发行的胜利彩卷。他们说一定要支持国家打赢这场正义的战争。

William: 他们真了不起！那爷爷，您开过轰炸机吗？

爷爷: 我是在运输机大队，执行从印度把战略物资送到中国战区的任务。那可是世界上最难飞行的航线啊。

William: 爷爷，我知道了！驼峰航线。我看过一篇介绍这条航线的文章。那里面说，有许多飞机坠毁在这条航线上。

爷爷: 是啊。那里的山太高了。当时的飞机无法从上空飞越，只能在山谷中穿行。可是那里的气候十分恶劣，天气变化无常。刚刚还艳阳高照，转眼就变成乌云翻滚，雷暴冰雨。而且飞出群山峻岭之后，还常常会遇到日本飞机的拦截，那真是险象环生啊。可是我们的机组运气好，执飞了最多架次的任务。诺，你看那个奖章（爷爷指了指桌子上），就是在整个航线任务完成后给我们的嘉奖。

William: 爷爷好棒！

Mary: 爷爷好棒！

爷爷: （亲吻一下 Mary 的额头，又拍拍 William 的手臂），谢谢你们，我的乖孙女、乖孙子。

（灯光熄灭。大屏幕上展示相关的历史照片）

背景音乐加画外音：

在二战之前，加拿大有许多歧视华人的法令，最著名的如排华法案。华人被限制在有限的职业选择之内，如洗衣店、餐馆或打一些散工。加拿大参加二战之初，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尽管如此，许多加拿大华裔青年仍然满怀报国热情和争取平等权利的愿望，积极报名参军，并且在遍及欧洲、亚洲、太平洋各个战场上英勇作战，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战后，他们又致力于争取华人平等权利的运动。在各方舆论的支持下，终于在 1947 年促使加拿大政府正式废除排华法案，并宣布停止种族歧视的政策，批准华人获得完全的公民权。

（舞台上灯光亮起，背景音乐，可加无词的人声伴唱，大屏幕上打出二战华裔加军的头像，一张一张接续在屏幕中间出现，刚出现时很小、很远，逐渐拉近变大，到一定大小，定格，然后或消失，或变小在屏幕左上角开始依次排列）

朗诵者站在舞台上

女领: 啊，光荣的华裔加军，

男领: 啊，勇敢的华裔加军。

女领: 他们是新大陆的赤子。

男领: 他们也是炎黄的子孙，

众合: 歧视无法摧折他们心中的信念，

屈辱更激起他们旺盛的斗志。

男女领: 为了世界的和平，

带着对未来的期许，

众合: 他们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为民族赢得了公平和正义。

男领：他们是华人的骄傲，

女领：他们是明天的我和你。

众合：让我们纵情地讴歌吧，
把他们的功勋永远铭记。

（祖孙三人，爷爷穿着军服，胸前别着勋章，三人手牵手，Mary 在中间，上）

William：爷爷，咱们快走吧，游行快要开始了。

爷爷：好的。（低头向着 Mary）Mary，我们走快点好不好？

Mary（抬头看看爷爷）：好啊。但是我要跟我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爷爷：你的朋友？（抬头四顾）在哪里呀？

Mary：在这里呀！（跑向前台，站好，回头看看爷爷和 William，然后转身向观众举手行一个不规则的军礼）

爷爷和 William 笑着走到 Mary 身边，分站两边（此处也可以爷爷站中间）。爷爷摸摸 Mary 的头，然后立正，向观众席行一个标准的军礼。William 也立正，行一个军礼。

（幕落）

【诗词联赋】

七绝二首·《加华文苑》抒怀

芦卉/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

萍水相逢意趣投，他乡之客喜同舟。
枫园聚首成追忆，《文苑》如歌心上留。

(二)

勤耕不辍数春秋，风物人情笔底收。
国粹宏扬多美誉，青天揽月壮心酬。

七律·悼念袁隆平国士

中慧/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血沥倾生饱腹粮，江山放牧写承当。
功成人去凄神殿，雨噎风潇举世殇。
谷穗高收安大众，王侯何德却饥荒。
无双国士恒星照，好梦來兮稻米香。

华胥引·咏白牡丹

Maggie 湄伊/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东风扶起，半敛娇颜，一枝初绽。素影娉婷，纤尘不染蜂蝶远。只问何处寻春，又恐春将晚。斜倚阑干，细听柳外莺啭。
国色无心，弃铅华、更添疏懒。天香清冷，难生相思缱绻。忽引檐间月色，入得谁青眼。欲赋芳魂，徘徊深夜庭院。

武陵春·送春歸

聽雪齋主/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凜凜狂風吹夜永，宿雨送殘紅。瓣殞香消山幾重，何以話從容。
芳圃年年花相似，春意竟難同。倦倚斜欄暮色濃，無語對蒼穹。

七絕·悼袁隆平先生

秀玉/溫哥華（加華筆會會員）



自古民生食为天，水中稻谷注心血。
要除人世饥寒忧，锄灌手耕志无竭。

七律·悼袁老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五月雷声惊雨魂，灵车滚滚碾乾坤。
沉沉稻米弯腰泣，默默行人和泪奔。
不以恭身钓名色，从来直骨说真言。
满朝国士合天乐，独立袁公清醒存。

七律·小满吟

冯瑞云/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绿浸山原雨渐稠，青蛙紫陌蕴丰收。
熏风有意吹荷淀，碧水多情绕鹭洲。
果实充盈经小满，人生向好盼金秋。
一声杜宇春心动，不叹黄昏竞上游。

注：今日（2021.05.21.）牛年小满节气。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未成熟。气候上南北温差缩小，降水增多。

七律·晚樱

Wenyu/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未因时晚误春工，漫卷桃绯艳染空。
乘兴索香趋粉蕊，纳幽推影近芳丛。
长裙浅曳兜新翠，小扇翻开托软红。
我若鬓边簪此色，人还可与去年同？

卜算子·抗疫

盛坤/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伫立黄鹤楼，足下长江浩。沙泥俱沉浪淘尽，溯古望今笑。
瘟疫顺风来，白衣天兵到。俘获凶魔擒在手，岂敢还残暴。

七绝·痛悼袁隆平院士(新韵)

陈伟超/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噩耗传来震世惊，捶胸裂肺痛无声。
哀鸿千里遥天咽，调寄袁公稻父铭。

虞美人·春节异乡行

荒岛/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题记：2015至2019年由于公司派住美国的宾哈姆顿工作，一个在外地过春节。在手机上看到国内亲朋好友们的欢聚热闹，感到孤独与冷清。

春花爆竹情无定？一去无踪影。思家人往日温馨。寂枕夜深难寐、又惊醒。
天崖月冷星空静。笑我奔劳命。愈伤心雪又飘零。孤影寒床异地、一人行。

七律·吴孟超院士袁隆平院士西逝

萧均/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雙星抱月仁人逝，民族精魂譽九州。
孟老嘔心肝膽照，隆平俯首稻粱謀。
平安抗疾豐功在，增產耘田糧谷收。
不屑名流高大上，為寬蒼海眾生憂。

七绝·悼袁隆平吴孟超两巨星

李柏宇/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九州共仰悼双星，泰斗农医偉史青。
百世流芳功不朽，丰碑高耸奠英灵。

同窗从北京来卡城相会唱和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宫桂芬/北京



宫桂芬 陈玉勤 刘明孚

风尘横跨太平洋，相会卡城泪夺眶。
玉液满杯齐祝愿，同窗友谊万年长。

一五筹划一六行，卡城枫国汉室诚。
玉明液满齐祝愿，同砚功臣大唐情。

七绝·同窗从波士顿和洛杉矶来卡城相会

刘明孚/卡尔加里（加华笔会会员）



李雪琴 冯琦华 陈玉勤 刘明孚 庞航（膝下是Gus）

廿四年前同砚友，风华正茂谱新章。
而今远道来相会，昔日青丝已挂霜。

袁隆平先生千古

吴亚卿/杭州



昨岁呈诗寿九旬，今朝闻耗尚疑真。
丰碑夙在黎民口，伟绩长留渤海滨。
院士头衔何足重，勋章姓字岂容沦。
从兹鸿业凭谁继，低首沉思泪湿巾。

吴孟超宗长千古

吴亚卿/杭州

寿享期颐百岁翁，平生济世建丰功。
术高每解膏肓疾，心正时敷杨柳风。
四海应知尊圣手，一星早已挂长空。
离尘自是登仙去，不灭辉光在域中。

悼袁隆平院士

王庆农/江苏泰州



历年饥馑痛殊深，天下谁呈赤子心。
不朽袁公遗大爱，国仓粒粒值千金。

敬拜杂交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嵌名联）

吴开荣/江苏宜兴



隆誉神州，吨粮亩产，肚别饥荒，拜君勤逐乘凉梦；
平安天下，一穗种优，库存丰满，爱国常怀赤子心。

汉俳四首·弔袁隆平先生

邵丽/杭州



忽地悲声起，袁公驾鹤归天际，黎民痛别离。
中华能崛起，百业荣昌头等事，水稻是根基。
艰难负重行，素志良谋岂为名，执着初心秉。
九域哭英雄，心牵大国立殊功，斯民同赞诵。

悼念袁公隆平院士

张彦/江苏泰州



昨日山河齐颤动，不期云路赴仙洲。
难忘粒米含辛苦，为解苍生果腹忧。
君是神农家国在，心为兆姓稻粮谋。
子规又报嘉禾绿，一叫一回双泪流。

七律·悼念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

吴萍/江苏常州



举国共哀隆平爷，高龄九一别中华。
志坚德厚巨星耀，简朴勤劳良种抓，
盡力倾心粮高产，教导后辈众人夸。
全民榜样兴伟业，致敬稻香传天涯！



吴萍作《非凡人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鹧鸪天·悼念袁隆平吴孟超二院士

俞孟良



怅恨人间物事非，未曾同约却同归。应知国士行无竟，鹤驾缘何自向西。
粮不足，病须医。从今解惑靠阿谁。长天又降绵绵雨，哪及苍黎泪满衣。

七绝·独夜品茶

雨田/温哥华



竹影清风独煮茶，无由邀客伴流霞。
余生欲尽情难尽，满院蛩声月又斜。

沁园春·怀念袁隆平院士

随爱飘游/温哥华



一介农夫，毕生奉献，百世流芳。望江河缠绕，麦苗盈翠，清风得意，稻米飘香。历代奢求，一朝兑现，旷野成田惊上苍。普天庆，纵心潮彭拜，尤忆饥荒。
当年泪眼汪汪。缺供给、神州雪上霜。恨万民挨饿，饱经灾难，千田闲置，历尽凄凉。志解民生，魂牵丰产，耕作田畴图改良。曙光现，看满园春色，换了新装。

诉衷情·悼袁隆平院士（依毛文锡体）

王益石/卡尔加里



长沙民众泪纵横。夹道送隆平。天地恸，雨悲鸣。赤县陨农星。
始创杂交耕。稻粮盈。乘凉禾下梦垂成。汗青铭。

七律·小满兴吟

李抗/纽约



小满温盈万绿昌，无边沃野尽新裳。
平川漾翠烟波笼，叠岭柔芳果味香。
细雨轻雷催植茂，鸣蛙雏燕享天凉。
田园处处薰风醉，五谷丰临瑞吉祥。

端午抒怀

李抗/纽约

湘水深情漾汨罗，粽香飘荡浴江波。
龙舟浪破千重阻，屈子兴收万首歌。
渔父精神陈胆识，离骚品格耀山河。
端阳今古传承颂，爱国忠良历世多。

七律·悼袁隆平院士

謝兴炳/温哥华



雜交水稻惠全球，教導農民沒保留。
省市推行糧餉足，鄰邦效法米漿稠。
新株壯茁乘涼享，五穀豐登買賣謀。
撒手人寰遺厚愛，袁翁駕鶴漫天遊。

七律·端陽佳節

謝興炳/溫哥華

此際端陽鑼鼓响，全城舞動粽飄香。
龍舟競渡朝濤湧，鳳艇乘風破浪航。
昔日靈均殉楚國，今天彩幟越鄰鄉。
星沉影寂成追憶，雨過天清合舉觴。

七绝·有寄

冬至/温哥华



肤若凝脂鬓若云，楚腰堪系玉罗裙。
夜来谁寄相思梦，半是惊鸿半是君。

祭忠魂

长河/广东



【作者简介】陈观福，笔名长河，男，教育人。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湛江、吴川作协会员，吴川诗词楹联学会理事。擅嵌名诗排头联创作。诗联常获奖，多副对联被勒石悬挂。作品入选《中国新时代诗人大辞典》。

五月茱萸粽子香，龙舟竞渡酒倾觞。
九章天问情何矣？遥祭魂归梦断肠。

【新诗】

那一片白桦林

David(大卫) /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那一片白桦林，哗哗作响的回音
经过多少次高山的碰撞，海水的折叠
多年以后依次抵达
空旷的声音在体内澎湃
我就是怀揣着巨大声音行走的人

我曾如此渴望自由，一片自由的天空
空得无牵无挂，无依无靠
寻不见一片可以立足的云端
找不到一片可以歇翅的林海
如果时光的指针融化在表盘之上
我宁愿一生都定格在那片白桦林间
跃上枝头就是一片守望的叶子
跌落尘土就是一棵箍紧地面的小草
在洁白的大地上复活一次又一次
死去一回又一回

我守住十二点以前滴滴答答的钟声
如同守住十二点以后滴滴答答的泪水
不要洒向那片白桦撑起的天空
不要打湿原木四溢的香气在枕边停留
我想，过了今夜
仍然有更加浓郁的芬芳占据我的肉体
.....

山寺

索妮娅/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你不觉得那山寺很美吗
在无法到达的清淡芳香里
在白云的顶上
目光在游弋

树阴掉落在，正好牵手的位置
午后是静谧的
白果树绿色的果核
在风的笑靥里摇坠

我们打扰了风
打扰了悬浮舒展的绿茶
打扰了紫荆花半闭的双眼
和一片飘摆的裙裾

怀抱中的一缕青丝
缠绕着山鹿清泉垂下
两朵粉色的池中荷
在树叶蝉鸣中盈盈
相依絮语

触摸它，却两手空空

索尼娅/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颤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我们正经历冬天

树木在月光里躲藏进黑暗
留下斑驳魅影

你明明看到它有
触摸它，却两手空空

五月佛手瓜

南峰/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等啊等
挣脱枷锁的嫩芽
用泪水洗白无垠的根
只要能长高一寸
就算爬也不停息

千里万里
枯萎一程又一程
春风逝去
夏日古道孤寂，无故人
长亭外，念慈悲

水星逆行

南峰/多伦多（加华笔会会员）

我怎么也看不到一些痕迹
在星空的夜晚
月牙
有时候向下 有时候向上
每次 总是把圆圆的背脊擦亮

银河边没有水草和白鹭丝
有的是闪电
和滚滚震动的雷声
还有被暴风裹来的双眼
浓云从天的那一边飘过来 或是飘过去

路灯下
我推着影子向前
一会儿
影子推着我向前
农家犬狂吠 在我的影子前 影子后

听了天狗食月的故事
心身疲惫
却不能忘了推开梦的小门
湖面上五月天的水星
会行到哪一边

一粒种子

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一粒种子
在母亲的故事里
发芽
活在幼年的记忆
同你一起长大
无声的爱
伴天涯

一粒种子
从你手中发热
膨胀
溢满了生命的碗
从青春到暮年
岁月纵横
沟壑满脸
不曾停步的
是钻研

一粒种子
在哭泣的大地中
被泪水浸泡
等待
那只手的抚摸
从日出到日落
暮色中流淌着雾
还是烟？
不
是稻香一片

（纪念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

玫瑰

Coral 珊瑚/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五月吐露芬芳
馥郁话语
每一缕阳光明媚雨水一滴
新生碧绿
簇拥锦绣此季
玫瑰，这些爱之物语
且行且珍惜
一切身边的来之不易
春风微微拂过朵朵笑颜
从容暖着岁月
一个淡定

悦

Coral 珊瑚/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来自上天的光芒
恩赐于此季 埋葬冻寒
碎裂雨水
慢慢愈合於土地上
草与花被一一扶起腰杆

复苏出温柔力量

必经之冬日
严寒会被一个春天遗忘
包容是万物内心最强的光明
偕耐心点燃
静看花朵绽放笑容
喜悦 灿烂

四月·绽放

Maggie 湄伊/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你跋涉而来，我严妆以待
你的眼眸已被冰雪冻得麻木
正需以热烈的色彩裹敷
方可重见生机

我其实是燃烧着的
蓬勃的力量如火焰般跳跃
当你用指尖拂过我的花瓣
那悸动便传到你心里去
一点一点，荡漾出欢喜来

然而你终是过客
我只能予你一片回忆缀在肩头
春风一度
你的体温我的香气
今晚，应可各自安眠

游

Maggie 湄伊/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我任我的老马带着我
走向落日的渡口
我们的影子早被旅途磨薄
长长的，拖在身后
天随着马蹄声一点点低下来
云霞直烧进水里去
掬一捧就是暖光

远处有风的声音
让很想与夕阳对饮一杯
可惜腰间的酒壶已空了许久
似乎消磨在很久以前的夜晚
已经记不得的地方

水面上孤伶伶的小舟静默着
不想载我
可我还是想到远处蒹葭那里
找一找有没有我的
在水一方

五月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玉兰罢了
月桂香气弥漫
大杜鹃绽开花翅儿
百鸟鸣喧

Butter cup 开得肆无忌惮
托一盏盏晨露摇曳
说 早安

蒲公英一簇簇的
拥挤着抢占

这五月 忙碌的
每一线阳光都笑眯了眼
每一滴雨露都
醉倒一片

五月的一滴泪

水木清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阳光热辣辣地注视着世界
每一个你我都被催促着生长
此起彼伏的浪 摧打着上岸 日日
浮嚣和白沫一起绽放

十七岁的眼睛 十七岁的心
看到的 想到的 和感觉到的
像一簇簇格桑花 拥挤着争相
野草也疯长

这时候需要园丁的细腻的手指
柔细地梳理
分蘖 拔出 施肥 扶助
一些顶芽要在打掉后才会更加茁壮
然后 花朵四溢

会痛啊 五月 这个成长的季节
一滴泪 裹携起涌向喉头的腹语

一朵童梦

海澜/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乘着一瓣桃花
飘落童年的窗外

秋千还停在高空
害怕掉落刹那的心悸
亲手种下的向日葵
在雨里向我求救

听不清粉笔在说些什么
象限，矩阵，线性？
早已忘了
我的小蝌蚪在哪儿？
长出第四只脚的那天
变成红色螃蟹逃之夭夭

操场上的喇叭
无法禁止我望向天空
天，好蓝
躯壳被困在了一个三维空间
想象跟着一只蓝色大鸟
坠入时空

与此刻飞翔的花瓣
相视，而笑

诗海

海澜/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你的手里
执着江河湖海
轻轻一放
落成我眼前，从天而降
直直的幕帘

轰鸣的水声
可以砸碎世间的黑灰
凿穿人心堆垒的顽石

飞溅的雪花
如同你的词语
在光焰中沸腾

雷鸣，正穿透云层
炸开尘世沉默的隧道
通向耀眼的光晕

而此刻
我眼前正下一场春雨
如此绵密
又仿佛不存在
你躲在雨的背后
向我微笑

而我，要将它横过来
变成天上一道虹

美在前方

郭飞/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矗立净空的
白色精美木屋
溢出柔和的光

首尾相抵
一群粉绿的球型灌木
仿佛咩咩有声
行走在神 殿堂前的群羊

有神树屹立
指向可行的前方
一排高直坚挺的翠柏
那是神的威武战将

小羊小羊别紧张
看素花簇拥
彰柔光 我们有：
羽衣天使在护航

五月花

郭飞/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皎白莹黄
一簇簇高斜低密
躬身俯地托举起柔枝
墨绿紫绛千年如一

疏雨轻风
依旧蓝天
薄云下高树连连
樱花推开母亲苍劲的枝条
粉瓣连缀成飘飘舞衣
香袭路人迷

此时正讶异惊心
彩蝶辞母何处依
细听伞头点点滴滴
问仙姝 此时意

争奈雀儿无知
一声搅起
惊回眸
又见巨树淹映
晶光遍满游人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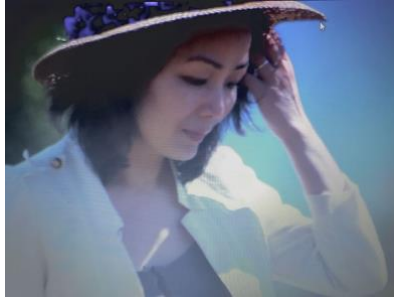
梦中一堵高墙

郭飞/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我抓住头发拼命向外张望
个头太小
只听到雷闪
想搬个梯子
身体已被蛇身紧缠
水蛭任意在我身上大餐
蟹轻易拿走牙齿
代表我的那影子在狂欢

守住门槛最低的高贵

心漫 (Cathy Xinman) / 温哥华 (加华笔会会员)



我无法找到言辞
我只能将一切都藏在心中
我无法讲梦中之梦
无法不在挣扎中
我把善良留给自己
路过的初夏
小鸟仿佛在说永恒的秘密
它追逐着我
我并不懂得如何回应
那瞎眼的金钱和权势
愿你在焦虑中沉默
我的耳朵不属于你

我无法找到我的声音
我用善良与坚强沉默
我用爱的羞涩沉默
它启示着最初的爱情
我用眼睛沉默
用脚步声沉默
我无法讲述我的沉默
它有多无聊多深刻
就如我无法讲述海底
啊，我只能写寂静的诗
唱世纪的歌
暴露灵魂的本质

深情的十四行诗

心漫(Cathy Xinman)/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阳光不知道距离
就到了地球上
我也不知道怎样
就看到了你

风看似被攻击
你经历数次绝望
大地震动天空惆怅
我在心里火烧焦急

我怎能不为你饱含深情
日落西山
我的情绪还含在风口

我怎能不为你析羽为旌
光明扬帆
我怎能不盼你拿起我的颤抖

墨色的青春已然

O-K Mom/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干净如洗的春日里昨天还吊伞
翌日雨晴凝固在车窗玻璃的反光中
张开的双臂
不情愿的放下
高大的身影渐行渐远

我躲避了回眸的凝望
甚至掩耳盗铃地敷衍戏说
那是一个女生
换来姐妹们不依不饶地哇啦哇啦

摇晃的灰狗逼近美加边境
「安全抵达了吗？」
微信的嘀嗒声响
匀散一缕回忆

我们都是诗歌的慕者，彼此的粉丝
Outlets 里粉丝遇见粉丝
挡不住的滔滔不绝
和奔泻的喜悦
从他的瞳孔里折射出来
浓墨追逐着诗歌和声画的情绪流淌

车厢继续摇晃着，墨色的青春已然
在我心中一一风度自生地美丽生烟
姐妹们仍叽里呱啦地瞄着我
一抹潇散的光波掠过我的唇角

金色的种子

——献给袁隆平院士

甘茂华/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作者简介】甘茂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家，词作家。已出版各类文学著作 15 部，获得冰心散文奖、文化部群星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

在那条通往稻田的路上，
你用双脚把大地丈量。
古铜色的脸庞眼神明亮，
你就是田野上一轮太阳。
从一粒种子开始，
展开生命的方向。
从一滴汗水开始，
血液在土壤中流淌。

在那条追赶梦想的路上，
你用双眼把星空仰望。
小提琴在田间悠然奏响，
千万株稻穗上月光叮当。
用一粒种子拯救，
世上饥饿的粮仓。
用一颗初心畅想，
人们在稻穗下乘凉。

金色的种子，活成一束光。
照亮了世界，照亮了家乡。
你就像稻穗弯腰一样，
亲吻大地化作金色海洋。

追思袁隆平先生

彦如/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粮界的功勋走了
留下无限的痛与思念

抬眼望天，
相信老人就在苍穹之中
俯瞰众生
因吃饱饭的众生笑脸
而满足的扶额微笑

放眼田野
相信老人就在
青青的麦苗和稻田中
俯身观察
希望每一颗粮食都是
灌浆充盈颗粒饱满

凝视粮仓
相信老人就徘徊在粮库中
担忧着粮仓是否丰足
关注着人们是否爱护
来之不易的仓储之物
希冀着人们能够珍惜
餐桌上的每一口粮食

老人毕生的心血
就是费尽思量
如何才能消除障碍

让农作物高产
让粮仓溢满
让人们的餐桌上
充满欢声笑语
不再有饥饿的哀叹

麦子下种了
稻子插秧了
麦苗青了
稻子该除草了该追肥了
麦苗和稻子
抽穗了
灌浆了
麦子熟了
稻子垂下了沉甸甸的穗头
啊！一片片金黄的浪潮
让老人沟壑纵横的脸上
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可这每一颗的硕果
都沁满了老人的心血和汗水
写满了老人的笔记
都是老人家最最关心的议题

多怕辛勤收回来的粮食
在一桌桌的大餐中被遗弃
多怕一盘盘的美味佳肴
在泔水桶中变馊变味
成了垃圾车中的废物
人们啊
是何等的易忘
竟敢忽略饥饿的恐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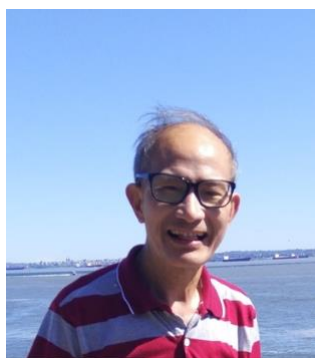
追思粮圣
请付诸于行动
思量圣之钟情
继老人之遗志
节约粮食
珍惜盘中餐物
不再让老人的心血
被浪费被遗弃
才是对老人最大的安慰

绝句为何被俳句挤出国际诗坛

张士方/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Why Doesn't Chinese Quatrain Have a Place in the Poetry World Like Haiku

By Ronald Chance



内容摘要：在英文诗歌的教科书里，笔者发现，日本俳句作为一种独特诗体被介绍，而中国绝句只是以中英文字出现，其格律并没有被提及。带着本文标题《绝句为何被俳句挤出国际诗坛》的疑问，笔者对绝句、俳句、英文绝句（四行格律诗），以及它们的译诗作了比较和研究。通过对比，笔者得出结论：绝句之所以无法立足于西方，是它的诗体缺乏独特性。笔者希望通过本文，可以消除人们的类似疑问。

1. 动笔缘由

随着社会的国际化，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国际间的沟通也越趋密切；因此，人们对各国的文化差异和不同的文化特色也越来越了解。在文化交流中，翻译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喜欢诗歌，无论哪种形式，写得好的就是好诗。有空自己也写诗、译诗，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理论也颇感兴趣。在阅读英文诗教科书时，发现里面介绍了各种文体的诗，还特别介绍了日本的俳句，并说明其特点。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传统文学体裁之一的绝句，竟然没被当作一种诗体去讨论。于是笔者便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绝句为何不像俳句那样，在国际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作为中国传统诗之冠的唐诗，其历史之悠久、气象之恢宏、格调之高雅、神韵之超逸、意境之深远，众所周知；它是中国人一向引以为荣的文化瑰宝。在唐诗英文翻译方面，从18世纪就已经开始。“据我所知，《唐诗三百首》已经出版了三个英译本，W. Bynner, S. Jenyns, I. Herdan, 出版于1929, 1940和1973年。”（吴钧陶，1997：7）随后，无数的西方汉学家和中国的诗歌翻译大

师，如 Burton Watson, John Turner, 杨宪益及其英籍夫人戴乃迭、许渊冲、吴均陶等，在向西方推介《唐诗 300 百首》方面，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唐诗的精品——绝句，至今仍未进入西方诗学的领域中，更别说载入他们的词典里。俳句传到西方比唐诗晚的多，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先传入法国，后传入英美。但是，俳句除了得到中国《现代汉语词典》的介绍外，还以“Haiku”一词，登上了各国词典的条目；例如英语词典：(Oxford, 1993:1173), (ITP Nelson, 1997: 611), (Oxford, 2007:465) , (Gage, 2000: 164)。

2. 俳句与诗词的比较

笔者在温哥华学校局就读成人中学期间，发现本地中学选用的课本，诗歌部分通常都有介绍日本俳句。大多数老师在教英诗时，除了教授传统的格律体、自由体外，还教授俳句体。有的老师甚至要求学生必须懂得用俳句体作英文诗。可以说，只要在加拿大受过中学教育人，大概都知道俳句是一种日本小诗，例如，俳圣松尾芭蕉（まつお ばしょう 1644-1694，相当于康熙年代）的古池：

古池や	furuike ya	An old pond-
ふるいけ		
蛙飛び込む	kawazu tobikomu	The splash of
かはすところ		
水の音	mizu no oto	Plunging frogs
みずおと		

(Larrabee, 2016: 13)

然而，知道中国绝句的西方人是相当有限的，难道它的艺术水平比不上俳句？还是日本比中国更早对外打开国门，或日本的国际文学地位优于中国？从艺术水平来说，俳句是无法超过绝句的。俳句源于十五世纪的日本，它是从中国的绝句发展而成，是吟诵四季的诗，只有一行，其规格为 17 音，无须押韵，更不讲求平仄。后人根据其朗读节奏分成三个句子，或三行，首末句均为五字，中间句为七字。俳句只是在字音上比五绝少三个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比绝句更精炼。其实，《古池》如用中文去表达，笔者只需用七绝中的一句便可概括：“蛙跃古池击水声”。俳句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诗人们的翻译和改革，便产生了格律体的有韵汉语俳句——汉俳。“1980 年 5 月 29 日，日本俳人代表团来京访问。宴席上，赵朴初先生即兴作了一首汉语俳句：

绿阴今雨来，
山花枝接海花开，
和风起汉俳。

这是中国人用汉语写俳句与日本俳人交流的开端。后来，把中国人用汉语写成的俳句，称为‘汉俳’，正源于这首汉语俳句。”（钱婉约，2011）

现以松尾芭蕉的另一首关于秋意的俳句与宋元时代的同类作品比较：

枯枝に	kare eda ni	A crow at rest
かれえだ		
鳥のとまりけり	karasu no tomarikeri	On a leafless bough-
からす		

秋の暮
あきくれ

aki no kure

Autumn's twilight

(Larrabee, 2016: 8)

笔者试用七言绝句的一句话按原意直译：鸦息枯枝秋暮时。笔者再按仄起三韵式的格律汉俳意译：

秋暮少生机，
萧索枯枝老鸱栖，
黯淡夕阳西。

老鸱：乌鸦（为迁就平仄用了乌鸦的别称“老鸱”）。《红楼梦》第五七回：“众人笑道：‘这更奇了！天下老鸱一般黑，岂有两样的？’”（曹雪芹，1986:618）

七绝·天迴

宋·刘子

天迴孤帆隐约归，
茫茫残照欲沉西。
寒鸦散乱知多少，
飞向江头一树栖。

(刘子翬，2010：第443首)

曲·天净沙·秋思

元·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叶楚仓，1959: 26)

究竟松尾芭蕉俳句的意境与宋元两首作品的意境有殊途同归的巧合，还是其灵感取材于它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此俳句的艺术水平不能与宋元的作品相比，即使笔者翻译时用了汉俳格律且加入了创作成分，也只能是宋元作品的仿作，仍然无法超越它们。松尾芭蕉俳句的艺术境界，是不能与李白、杜甫、王昌龄、白居易等诗人的绝句相比的；相信即使在日本，研究汉诗的人，一定知道这几位诗人的名字及其作品，他们的名气也不一定超过松尾芭蕉。另外，绝句中的平仄、押韵、对仗（绝句并不一定须要）以及根据中文字特色，在许多修辞上的巧妙安排，俳句是没有的。翻

译成中文的俳句（见以上笔者的意译俳句），比原日语俳句更具诗意、更有艺术性，这是中国文字的绝妙之处。

实际上，俳句对一个会写绝句的人来说一点也不难，即使有格律规定的汉俳，也非常容易；以下是笔者写的仄起三韵式汉俳：

樱花

妃彩洒温城
千姿百态把春迎
滋润世间情

3. 未能立足的假设

也许有人认为，俳句能立足西方应与日本强大有关。中国对外开放的“洋务运动”始于1860年，虽然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几年，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导致了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因此这场运动并不能将日渐衰落的清国振兴起来。而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实施了一系列的西方改革，把一个封建社会的国家推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在科技、文化、艺术、以及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走向了文明，成为亚洲强国。因此日本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都比中国强，但这未必是俳句能立足西方的主要原因。俳句之所以能立足西方，应与它独特的诗体有关，因为它的形式在世界各种诗体中是独一无二的。意大利也有一种三行诗诗体，但它的格律与俳句不同。

绝句至今仍未立足西方的根本原因可能有两个，首先，与翻译家们的理念有关。理想的诗歌翻译，就是“形神一体”；如果是自由诗，就得用自由体去翻译；如果是格律诗，就必须原格律体翻译。好让不懂本语的人既知道它的意思，又知道它的外形及其特点。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诗译家是极少的，犹如大海捞针。现在再来看看 Matsuo Bashō《古池》的英中译作：

古（ふる）池（いけ）や
蛙（かはず）飛（とび）こむ
水（みず）の音（おと）

The old pond is still
A frog leaps right into it
Splashing the water

(Translated by Earl Miner & Hiroko Odagiri. Matsuo Basho's Frog Haiku (30 translations), 2011)

古池碧水深
青蛙扑通跃其身
突发一清音

（陆坚译，2019）

原诗无韵，英译也一样。两首译诗的音节数都与原作（日语发音 5、7、5 个）相同，都是 5、7、5 个音节。中译加入了韵式（依现代汉语 18 韵部《诗韵新编》en 与 in 同属十五痕韵部），两首译诗也分别加入了创意，读起来似乎比日语《古池》更有韵味。

4. 形神一体的翻译

“形神一体”是笔者自己对译诗的基本要求，如达不到，绝不发表，以下是笔者的译作：

Morning Comes Early (the first stanza)

English By Katherine K. Davis

Morning comes early and bright with dew;
Under your window I sing to you.
Up then my comrade, up then my comrade,
Let us be greeting the morn so blue!

早来的清晨（第一节）

张士方译

晨曦把露珠照得晶亮，
在你窗下我为你歌唱。
起来吧朋友，起来吧朋友，
让我们欢迎晴朗的早上！

（张永年等编选，1979：14）

这是笔者小学时音乐老师教的《牧童》中文歌，后来才知道这是首捷克民歌。全诗两段（两段韵式相同），这是首段。原诗每行的音节数为 9、9、10、9，译诗以每行四顿对应。韵式是 AABA，与首句入韵的绝句一样。第一句 dew，第二句 you 和第四句 blue 押韵（均为美语发音）；译诗韵式依原诗，即第一句“亮”，第二句“唱”和第四句“上”押韵。

5. 翻译家的翻译

然而，当唐诗被介绍到西方时，便没那么幸运了。因为几乎所有的汉学家和中国的翻译家，译唐代格律诗或历代的格律诗时，大都采用英诗的常用韵式，即单交韵 ABAC 或 ABCB，双交韵 ABAB，随韵 AABB，或抱韵 ABBA。他们根本不顾格律诗一韵到底的特色，如果是绝句，通常都押了两个韵，如果是律诗，就变成四个韵。有的甚至连行数也与原作不同，如把绝句译成六行或八行的，也有把律诗译成十二行或十六行或更多的；而且音节数与原作也不匹配。也有没有押韵的，如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被阿成誉为“这位（杨宪益）名不虚传的中国当代首席翻译家和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杨宪益，戴乃迭，2001：4）”）唐诗原有的韵式，西方读者是看不到的，知道的只是它的行数和内容。笔者把这种神貌不一的多韵翻译法，称之为“洋外套翻译法”。请读者看看以下四位中国翻译家的绝句译作：

静夜思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吴鈞陶, 1997 : 250)

这是首句押韵的诗，即第一句
“光”、第二句“霜”和第四句“乡”押韵；就如笔者上述英、中译诗的韵式，即AABA。

一

翻译家兼诗人 屠岸 (1923-2017) 屠笛 译

Homesickness in a Silent Night

Before my bed the silver moonbeams spread—
I wonder if it is the frost upon the ground.
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when raising my head,
Withdrawing my eyes my nostalgia comes around.

(吴鈞陶, 1997: 251)

此韵式为双交韵 ABAB，即第一句 spread 和第三句 head 押韵，第二句 ground 和第四句 around 押韵；用了两个韵；与原诗一韵到底不同。音节数也参差不齐，各行的音节数为 10 个、12 个、11 个、12 个，无法准确反映出原诗每行统一五字的形貌。

二

王昌盛 (1941-留美) 王憫中 译 (两位均为教授兼翻译家)

Reflections on a Quiet Night

Before my bed shine bright the silver beams,
It seems the autumn frost on the ground so gleams.
I gaze upwards toward the moon in the skies,
And downwards look when a nostalgia does arise.

(朱丽云, 2000: 57)

6. 点评及修改

此韵式为随韵 AABB，用了两个韵，即第一句 beams 和第二句 gleams 押韵，第三句 skies 和第四句 arise 押韵；与《静夜思》韵式不同。音节数也不一致，各行的音节数为 10 个、11 个、11 个、12 个，无法准确反映出原诗每行的统一字数。

以上两译诗除了行数与原诗同，韵式和每行的音节数都有问题。所以说两首译诗都未能在形式上忠于原诗，老外读后完全不知道原作的韵式；如看不见中文原诗，便不知道原作的每行字数是相同的。

西方汉学家译绝句，用了西方韵式还情有可原。但是，为什么中国人可以通过中文，将外语诗的真实外貌，全盘搬过来介绍给自己的读者，却不能把中国绝句的原貌，用英文忠实地向西方读者展示？其实在两首译诗的基础上，笔者作些修改（下划线是修改部分，以下同），便可反映出原诗的韵式，AABA 和音节的整齐，每行 10 个音节。改译如下：

改译诗一

Before my bed the silver moonlight round,
I wonder if it's the frost on the ground.
I see the bright moon when raising my head,
Bowing my head my homesick comes around.

改译诗二

Before my bed shine bright the silver beams,
It seems the fall frost on the ground so gleams.
I gaze upwards to the moon in the sky,
Think about my hometown into my dreams.

中国人用常用的英文韵式翻译中国的格律诗，可能他们受到西方汉学家译作的影响；或受到中国礼仪以客为尊，崇洋媚外的影响，尽量迁就洋人的习惯口味。绝句不能当作中国文化的一种诗体立足西方，看来与众多的“洋外套翻译法”作品有关。这套西装使它和常见的英文四行格律诗 (Quatrain) 成了孪生姐妹。可惜现在有不少古诗翻译者仍热衷于这种，其效果犹如穿洋服演古代京剧——不伦不类。

7. 西方四行诗韵式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绝句被介绍到西方前，西方人已经使用了绝句的韵式（见上述的 Morning Comes Early），即 AABA，伊朗韵式（可能以上的翻译家们并不知道此韵式）。以下是英国诗人爱德华把波斯诗（波斯是伊朗在欧洲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旧称译音）译成英语。原诗是一首近千年的长诗，有 101 节，共 404 行。下诗摘自第一节。）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of Naishápúr

By Omar_ Khayyám (1048-1123, 波斯诗人)

(Translated by Edward FitzGerald 1809-1883)

Wake! For the Sun who scatter'd into flight
The Stars before him from the Field of Night,
Drives Night along with them from Heav'n, and strikes
The Sultán's Turret with a Shaft of Light.

(Khayyám, 1952:350)

欧玛尔·海亚姆鲁拜集

笔者译

醒来吧!为了金光四射的朝阳,
朝阳来自星星居住的夜乡,
他把星星和黑夜从天上逐出,
阳光让苏丹炮塔灿烂辉煌。

原诗每行 10 个音节, 韵式是 AABA, 首句入韵, 即第一句 Flight、第二句 Night 和第四句 Light 押韵, 与《静夜思》或所有一韵到底的绝句韵式一样。译诗每行五顿, 与原诗每行 10 个音节对应; 韵式依原诗。

8. 许渊冲的翻译

让我们看看许渊冲翻译王维的五绝:

相思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许渊冲, 2011 : 236)

韵式是单交韵, 首句不入韵, 即 ABCB, 第二句“枝”和第四句“思”押韵。

Love Seeds

Translated by Xu Yuanchong

The red berries grow in southern land.
How many load in spring the trees?
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
They would revive fond memories.

(许渊冲, 2011 : 36)

9. 许译点评

许渊冲在翻译界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不知是自卑还是自负, 他颇为高调, 从不错过机会说“实话”。2017 年, 他做客央视名主持董卿《朗读者》的节目。“许渊冲先生上台伊始就递给董卿一张名片, 名片上的一行字十分令人震撼: 书销中外百余本, 诗译英法唯一人。”(青年人网) 许渊冲的著述的确甚丰, 在诗歌翻译方面有自己的主张。“艺术派的译文更重‘三美’(这种“三美”鲁迅在《自文字至文章》中提过。括号部分是笔者加注): 意美、音美、形美。”(许渊

冲. 2011:215) 许渊冲的译诗是否合乎他所说“三美”，相信读者通过笔者对其译作的分析便知分晓。

在形式方面，译诗除了第一行用了9个音节，其余每行都是8个音节，无法表现原诗的统一字数。韵式也与原诗不同，貌似双交韵，即ABAB，第一句land和第三句hand押韵，第二句trees和第四句memories押韵。实际上，“trees”的发音[ˈtri:z]，[i:]是长元音，而“memories”的发音为[ˈmeməriz]，最后一个[i]是短元音。由于它们不是同一个元音，发音不一样，所以不能押韵；即第二句和第四句并不押韵，最多只能说近似押韵。怀疑许渊冲想用似是而非的双交韵敷衍过关。显然，译诗韵式是单交韵ABAC，即单数句押韵。不懂中文的老外读其译作后，还以为原诗的韵式是第一句与第三句押韵；而绝句无论仄声韵还是平声韵，第三句是绝对不允许押韵的。

此外，许渊冲把“红豆”译成“red berries”红浆果或红莓也不妥。红莓在北美随处可见的可食用果子，属野生或人工培植灌木。其实王维诗里的“红豆”并非食用红豆，更非水果红莓；它又名相思子（读者可自查典故），属乔木植物；人们都将它当做爱情的象征。大多数翻译家译作“red beans”；所以，许渊冲完全没必要与众不同。其次，“How many load in spring the trees”似乎也不好；“load”可以作名词或动词用。如果是名词，在“How many”之后就应用复数“loads”，否则就犯了英语初学者常见的语法错误；相信堂堂大翻译家不至于犯如此低级的错误。“load”作动词时就是执行主语“How many”的动作，“many”是代词，代表上句的红莓；“load”是装载，负重的意思；英语读者可能理解成：有多少红莓让春天的树加重了，或多少红莓加重了春天树木的负担。它似乎没能准确表达出春天的树开出的新枝。不妨改为“In spring how many new branches”，省略了与上句共用的动词“grow”。“fond memories”意思是美好的回忆，体现不出爱的感觉，不妨改为“love memories”。可见，译作“意、音、形”都有问题；可谓准确不足，创意过头，完全违背了许渊冲自己“三美”的主张。即使不谈格律，笔者认为，译作缺乏自然，化简单为复杂。

10. 许译修改及重译

笔者尝试尽可能少改的情况下给译诗作修改，看能不能做到形神一体。改作如下：

The red beans grow in southern soil.
In spring how many new branches?
Gather them till full is your hand;
They would revive love memories.

每行音节数统一，都是8个音节；押韵亦合乎王维的原作，双数句押韵，一韵到底。

为了不受原作限制，笔者尝试重新翻译《相思》，看能不能达到“形神一体”。译诗如下：

Lovesickness

Translated by Ronald Chance

The red beans are born in the south,
how many are on twigs in spring?
Wish you would pick them up some more,
They are the most lovesick yearning.

译诗的音节数和韵式与中文诗对应，（为了把每行音节数统一为8个，第二句是“how many beans are on the twigs in spring?”的省略，）意思是否比许渊冲的译诗更接近原诗，相信读者自会分辨。

11. 笔者观点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最难的一种。诗人泰德礼说过，除非诗人，不可译诗。美国诗人佛罗斯特（Robert Lee Frost (1874-1963)）也说过，诗在翻译中丢失。翻译家们对诗歌翻译各有主张，卞之琳主张“形神兼备”，“王佐良”主张“以诗译诗”，许渊冲主张“三美”。笔者主张“形神一体”，即内外统一，译作的形体和诗意必须与原作一致；它是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如想达到，译者必须具备两种语言不同诗体的作诗能力。

翻译就是把别国的文化介绍给国人，或把本国的文化向外推广，以便促进国际之间的友好交流，和睦相处。形是最基本、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传播内容之一。例如，介绍中国文化给老外，文字、建筑物、服装、风景，……等一系列独一无二的外形，是最易给他们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如果在形的传播中都不能如实地反映出自己的特色，正如介绍清朝的服装，不谈自己的服装，反而向老外展示西装。为迁就老外的口味，故意把自己的形变成老外的形，这反而得不偿失，产生种种负面影响。如果是格律诗，首先，就会让他们误会，以为绝句的韵式与他们的四行格律诗如出一辙，也就没必要给自己人介绍了。其次，如果老外知道原来不是那么回事，而是翻译家们没有按照原韵去翻译，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翻译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事实上，很难遇到“形神一体”的译诗；纵观许渊冲《唐诗三百首》翻译，竟然没有一首能满足他的“三美”观。笔者无法理解，搞了一辈子翻译的许渊冲，其作品怎么会是这种水平？我认为，写诗千首不如一首脍炙人口，译诗无数不如一首译好。同时希望，不会写格律诗，千万别浪费时间去翻译格律诗。因为此举无疑是自欺欺人，这与两种语言的驾驭能力关系不大。我们无法想象，不理解格律或不会写格律诗的人可以翻译出合格的格律诗。

至于绝句首句入韵和首句不入韵的两种韵式，最先出现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笔者无从考究。但是，这两种韵式西方人早已在使用，它们是西方绝句中的两种。既然绝句与英语四行诗的韵式没有两样，西方人还有必要把绝句作为一种特殊的中国诗体介绍给自己人吗？看来，老外也是“先敬罗衣后敬人”的。

12. 结论

综上所述，即使译诗的韵式与原诗一样，但格律诗的韵式在西方至少也有近千年的历史。可以肯定，绝句不能立足西方的根本原因是其诗体缺乏独特性，而俳句则凭其诗体独一无二的特色跻身国际诗坛。

以上观点和点评仅是笔者肤浅的一孔之见，诚盼学者、专家及读者赐正！

参考文献：

Barry, James (1989). *Themes on the Journey*. Scarborough: Nelson Canada
Gage (2000). *Canadian School Dictionary*. Canada: Gage Learning Corporation
ITP Nelson (1997). *ITP Nelson Canadi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nada: ITP Nelson
Larrabee, Hart (2016). *Haiku*. UK: Amber Books Ltd.
Oxford (1993). *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7). Student's Oxford Canadian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Osca (1952). Immortal Poem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ew York: Pocket Books, INC.
International Building Pockeeller Center, New York. New York: Pockeeller Center
Wood, Clement (1991). The Complete Rhyming Dictionary.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网络资源:

Matsuo Basho's Frog Haiku (30 translations). Bureau of Public Secrets, PO Box 1044, Berkeley CA 94701, USA www.bopsecrets.org. knabb@bopsecrets.org. 检索自谷歌
Khayyám, Omar (2009).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检索自谷歌

曹雪芹 (1986). 红楼梦. 香港:友联出版社
吴钧陶 (主编, 吴钧陶等译). (1997). 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 湖南: 湖南出版社
许渊冲 (译) (2011). 唐诗三百首.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杨宪益, 戴乃迭 (译) (2001). 唐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叶楚仓 (1959). 元明清曲选. 香港: 正中书局
张永年, 周启德, 何瑞镛 (选编). (1979). 英语歌曲选. 广西: 广西人民出版社
朱丽云 (编撰) (万昌盛, 王佃中译) (2000). 中国古诗一百首. 郑州: 大象出版社

网络资源:

高玉昆 (1994). 论唐诗英译.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检索自谷歌
朗读者许渊冲先生 (1997). 网络排行榜. 检索自谷歌
刘子翬 (宋朝) (2010). 刘子翬的诗词全集、诗集 (689 首全). 检索自谷歌
陆坚 (2019). 《古池·松尾芭蕉》读后感|赏析. 品诗文网. 检索自谷歌
钱婉约 (2011). 和风起汉俳——汉俳漫议. 中国经济史论坛. 检索自谷歌

2003年12月13日 温哥华

2021年5月26日修订

【诵读】

历史人物 —— 丁汝昌

他在绝望与失望中放弃生命

（连载之七）

文编/诵读：艾伦/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接上期）甲午海战之前国际大环境已经改变，西方各国已经在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转变。日本更是迅猛发展，尤其在军备上投入极大，而且海军实力已经远超清政府，对中国虎视眈眈，已经有了明确战胜中国的战略。当日本举全国之力支持军队发展时，当时的清王朝在干什么呢？清政府正在忙着大肆修建颐和园，全国各地也正在忙着为老佛爷慈禧过大寿的事情。

关于颐和园的修建到底挪用了多少海军军费，至今依旧是一笔糊涂账。因为除了动用海军军费之外，“十八行省，各方搜刮”，各省的解缴，户部的拨发，各级官员的“敬献”，所有的账目混在一起总数大约为白银 3000 万两。关于颐和园修建费用的数字，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别。“3000 万两”出自《清宫遗闻》：“修颐和园款多出之海军经费，闻约三千万两。其修理费，则出土药税”。

当时，英国和德国制造的最现代化的战舰价格大约是 50 万两白银，而清政府北洋舰队鼎盛时期军舰总数不过 25 艘左右，这样算来，慈禧皇太后每半个月就要花费掉买一艘巡洋舰的钱，而她修建私人花园的钱足以换取三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海军舰队。

出现如此情况，就没有人出面制止吗？有！当时由于经费缺口超出户部全部的存银，户部尚书阎敬铭拒绝向颐和园工程投入如此巨大的款项，结果被罢免。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接手户部。当时，慈禧有一句话“谁要让我一时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所以，很多人选择了沉默或者积极迎合老佛爷的心态。

当时，北洋舰队的船只别说平时正常的维护了，就连出现了问题后的维修费用都无着落。曾经为了整修舰队，有个150万的维修费用预算，丁汝昌没敢一次性索要，而是在上报李鸿章时希望分10年支付，每年只需15万即可。报给李鸿章后，李鸿章也不敢坏了老佛爷的好事，因为修建颐和园是“政治正确”。李回复丁“筹拨为难，望推迟一年”。丁汝昌不甘心，又提出先行维修几艘快艇，李鸿章再次回复，“议拟宽展年限”。此时别说丁汝昌要多郁闷有多郁闷，恐怕也寒了将士们的心。可怜啊，别说朝廷没有拨付银两，就是按照每年15万两拨付，也根本等不了十年，早就被日军歼灭了。

是什么原因，让大清国不管不顾，一门心思修建颐和园呢？难道仅仅就是为慈禧过寿吗？其实这中间有非常复杂阴险的政治考量。首先在光绪亲政以后，举国都在等待慈禧交出权力。慈禧面对这样的压力，又不愿意放权力，于是提出用修建颐和园来作为交换。这样一来，摆在光绪面前的问题就成了只有修好颐和园才能真正获得权力。修建颐和园的工程，其中存在的贪污腐败实在是触目惊心，往往是被贪污的银子超出实际工程支出的好几倍甚至十倍以上。慈禧对这个情况心知肚明，但是却不查办，因为修颐和园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翁同龢当上了户部尚书后，就把全部经费投入了颐和园。李鸿章也曾同他探讨北洋水师的经费问题，但翁同龢驳回了北洋水师所有的经费申请。因为在他看来最重要的事情无非是两件：第一，不要得罪了现在的顶头上司慈禧；第二，让自己的学生光绪尽快掌权。同时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由于李鸿章曾经弹劾过翁同龢的哥哥，所以他与李鸿章有仇。这也是翁同龢及其属下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撤办丁汝昌，因为丁汝昌是李鸿章一手提拔的将领，这是打狗给主人看。顺便说一句，翁同龢虽然也是清朝一位重臣，但他终究不是林则徐那种先公后私的人。

李鸿章作为北洋军和淮军的实际掌控者，是汉族大臣中首屈一指的实力派。在左宗棠死后，已经无人可以与他拮抗。这时，他的地位就变得很尴尬了。因为他是汉人，慈禧和光绪不信任他；但是他的实力最强，也最懂洋务，慈禧和光绪又必需依靠他。这样一来，对于慈禧和光绪来说，李鸿章的力量太强是不行的，这会让他们担心出现改朝换代的情况；而过度削弱李鸿章也不妥，这等于砍掉自己的手臂。所以在这个时候，尺度的拿捏就很关键；同时值得指出的是，他们对李鸿章说的话不会完全相信。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局面：李鸿章察觉到日本正在大力发展海军，准备与北洋水师决战。而北洋水师多年没有添置和更新武器，这时已经渐渐落后于日本。光绪与慈禧深在皇宫，并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们也不相信李鸿章的奏折。因为在他们看来，李鸿章会不惜夸大其词也要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们认为北洋海战无非是两种可能性：第一：北洋水师击败日本，同时自己也受到相当的损失，这样李鸿章的实力会受到一定的削弱，退回到与各地督抚相当的水平。这是最理想的情况。第二：北洋水师轻而易举完胜日本，李鸿章的实力再次提升。这就很让人担忧了，因为人的野心会随着实力的提升而膨胀，皇位可能易主。而后来实际发生的北洋水师被日军全歼的情况，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在内，甚至出乎他们的预料。

所以，在甲午战争开始前，慈禧和光绪都在有意无意的拖延李鸿章拨款的请求，目的就是防止他的实力过快增长。同时，对于户部尚书翁同龢来说，他更希望李鸿章倒台。而让他倒台有几种方法：第一：让李鸿章功高震主，引起慈禧和光绪的猜忌。这是玩火，一旦玩过头李鸿章反而有可能变成皇帝。第二：让李鸿章的实力逐步瓦解，变成一般的地方督抚，然后再罗织罪名将他击败。这

个办法最稳妥。第三：让李鸿章栽个大跟头，直接把他放倒。这个无疑是最好的路子，但是在翁同龢看来是很困难的。所以，翁同龢选择了第二个方法。具体的实施方案就是想方设法为李鸿章制造障碍，同时找准一切机会攻击他和丁汝昌。所以户部尚书的头衔和修建颐和园的名义让他名正言顺的拖延起了北洋水师的经费。

而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和淮军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绝对不容有失。但同时，他也害怕慈禧和光绪的猜忌，所以在扩军的问题上是有顾虑的。毕竟北洋水师已经号称远东第一了，这么强大的海军，还要继续扩充，必需要有一个过硬的理由。但是很可惜，当时直接的威胁只来自日本，而日本在慈禧、光绪和满朝文武的眼里就是个蕞尔小邦不值一提。所以李鸿章除了向朝廷申请，并不敢自己主动去筹钱，因为害怕引起过多的猜疑。所以摆在他面前的几个问题也很现实：第一：想方设法筹集大量军费，扩充北洋水师，并击败日本。但是这样一来有可能等不到开战，自己的脑袋就没了。第二：想方设法申请到部分军费，维持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并与日本展开一场有限度的接触战。这对李鸿章来说是比较理想的结果。但已经被掌权人给否定了。第三，在得不到任何经费的情况下，避免与日军开战，保存北洋水师。这也是他最终无奈选择的方案。可惜慈禧光绪和满朝文武并不了解情况，逼迫他接受了意料之外的第四种方案：在得不到军费的情况下，仍然全力与日本进行决战，结果北洋水师被全歼。

在这场政治的较量中，输得最彻底的是李鸿章，他失去了最大的筹码北洋水师，先背负了丧师辱国的骂名；后来他又被派去日本签署马关条约，背上了汉奸的骂名。从此无论实力还是威望都一蹶不振。对于慈禧来说，她成功的解除了来自李鸿章的威胁。李鸿章由一只凶猛的老虎变成了一条温顺的狗，完全受慈禧的驱使。同时她还收获了一个意外之喜，就是光绪帝的威望也因为战败遭到了打击，使得她继续掌权的阻力大幅度降低了。对于光绪，他不再感受到来自李鸿章的威胁，但是由于战争发生在他亲政之后，所以他也是政治上的输家，作为皇帝，他的威望遭到巨大削弱，亲政的基础被破坏。至于翁同龢，他暂时收获了属于他的胜利，意外的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撬翻了李鸿章。但是很遗憾，他没弄明白，他的全部政治资本都来自光绪和这个清王朝，如果清王朝摇摇欲坠了，他扳倒了李鸿章又对他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最终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跌落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清廷内部的这番较量，没有任何人是胜利者，真正的胜利者属于外部侵略者日本。日本从此告别了孱弱而死气沉沉的亚洲，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西方列强。

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这场战争的走向呢？（未完待续）

[音频链接：历史人物——丁汝昌 之七](#)

七绝二首·端午悼屈原

作者/朗诵/解析 寒子



【作者 朗诵者】寒子，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诗词艺术，日常自创格古典格律诗词和现代自由体诗歌，并喜爱通过吟诵经典名篇来演绎诗词所蕴含的意境美。对书法和古琴也有探究，致力于中华精华文化的挖掘和弘扬。

其一·端午江边悼屈子

沉悼屈君心恨水，奈何情独匿诗神。
汨罗江上骚声起，影出烟波会故人。

其二·端午泛舟寻屈子

我思屈子似思亲，重划轻舟觅楚人。
修远路遥不得见，忽鸣耳畔楚辞醇。

[音频链接：端午悼屈原](#)

大林寺桃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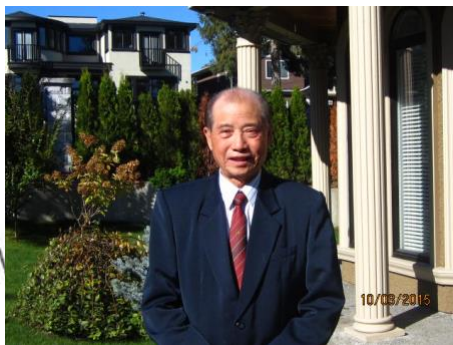
作者：唐·白居易，朗诵：吴景廉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枫桥夜泊

作者：唐·张继，朗诵：吴景廉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音频链接：唐诗二首](#)

【书法】

编者按：在编辑第九期《加华文苑》书法作品栏目之际，惊悉加拿大温哥华著名画家周士心老师（享年一百岁）仙逝消息，编辑同仁在此深表哀悼！

周士心老师毕生精研国画艺术，定居温哥华四十余年，在中、港、台、美、加各地举办个展及联展一百七十多次，与张大千共砚合作书画作品达三十三幅，出版艺术文论及作品集多达三十多册，并于一九九二年在卑诗省创建温哥华华人艺术家协会及任创会会长。曾凡温城大小书画艺术展事，老师多有参与并加持，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遗余力，贡献非凡。

此期书法栏目组稿中，偶见周老师十年前的写意兰花作品，上端有题款诗句数行及钤印四方，寥寥数笔，幽美清雅，兰馨墨香之气顿生！花卉兰叶及书法印章，均由温哥华艺术木雕高手九十高龄王克文先生亲自镌刻，精雕细镂，殊为不易。

王克文书法

王克文/温哥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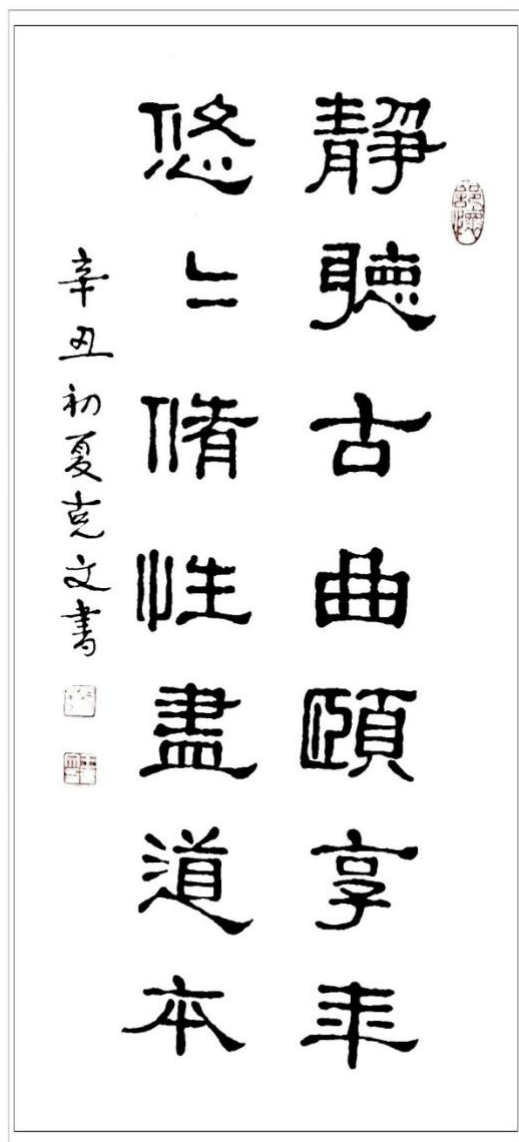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王克文，一九三一年九月于中国上海，祖籍江苏苏州人。一九四九年小学即开始习画及刻竹板，一九四五年进入浙西一中，得老师授入国画及篆刻。一九四七年于沪，拜西泠派申石伽老师为入室弟子，习山水画，师兄小伽习篆刻。一九五九年于杭参加青年国画展，从而起发制作水石盆景。一九八二年移民加国温哥华。一九八四年加入中华盆景会，转研制水石盆景，及发展供石（今称观赏石），同时研制底座。曾成立加拿大观赏石协。研讨中西观赏石，于篆刻研发而经友人启发转入木刻板，经年来业馀勤练，一九八六年始于营业。书法得张恆、李光启老师传授隶书，时久，随年龄增长，惟不弃东补西习书法至今而享晚年之乐。岁在二零二零年春，颐石斋王克文撰。



周士心书画，王克文刻制



品茗抚琴修养身 赏石论文聚友乐



靜听古曲颐享年 悠悠修性尽道本

曲国仲书法

曲国仲/温哥华



【作者简介】曲国仲，幼承庭训，酷爱书画。潜研书法数十年，隶、楷、行、草皆有涉猎，尤攻小楷真书。写作题材扩及：竹器、葫芦、石头...等，饶富墨趣。曾筹办或参加联展四十余次；受邀台北、纽约慈善拍卖；并曾在台北、泉州举办小楷个展。现为温哥华华人艺术家理事。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
歡樂趣離別苦是中更有癡兒女
君應有語涉萬里層雲千山暮雪
隻影為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
荒煙依舊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
山鬼自啼風雨天也妒未信與鶯兒
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為留待騷人
狂歌痛飲未訪鴈丘霞

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

庚子秋國仲



元好問詞

開卷有益

宋太宗趙光義重視文治曾命編纂分類百科全書太平總類計千卷並堅持每日至少閱讀三卷遂將該書更名爲太平御覽太宗常對左右云只要打開書本總有收穫開卷有益句即源於此

辛丑春月國仲書於則全軒



開卷有益

王定國訪余於鼓城一日棹小舟與顏長
 道携盼英鄉三子遊泗水北上聖女山南
 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時以事
 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於黃樓上相視而
 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年矣
 定國既去逾月復與蔡舉師放舟洪下退
 懷曩遊已為陳跡喟然而歎故作二詩一
 以寄定國且示顏長道舒堯文邀同賦云
 長洪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波
 亂石一線爭磋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波
 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山眩轉風掠耳
 但見流沫生千渦嶮中得樂雖一快何異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念逾新羅紛紛爭奪醉夢裏
 豈信荊棘埋銅駝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
 君翰岸邊蒼石上古來鷲眼如蜂窠但應此心無所住
 造物雖駛如吾何回船上馬各歸去多言詭說師所呵
 佳人未肯回秋波幼與欲語防飛梭輕舟弄水買一笑
 醉中盪槳肩相摩不學長安閭里俠貂裘夜走臙脂坡
 獨將詩句擬鮑謝涉江共採蘋江荷不知詩中道何語
 但覺兩頰生微渦我時羽服黃樓上坐見織女初斜河
 婦來箇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奈何捨我入塵土
 擾擾毛群欺臥駝不念空齋老病叟退食誰與同委蛇
 時來供上看遺跡忍見履齒青苔窠詩成不覺雙淚下
 悲吟相對惟羊何欲遣佳人寄錦字夜寒手冷無人呵

蘇軾百步洪二首并序

辛丑春國仲書



蘇軾百步洪二首并序

苏建刚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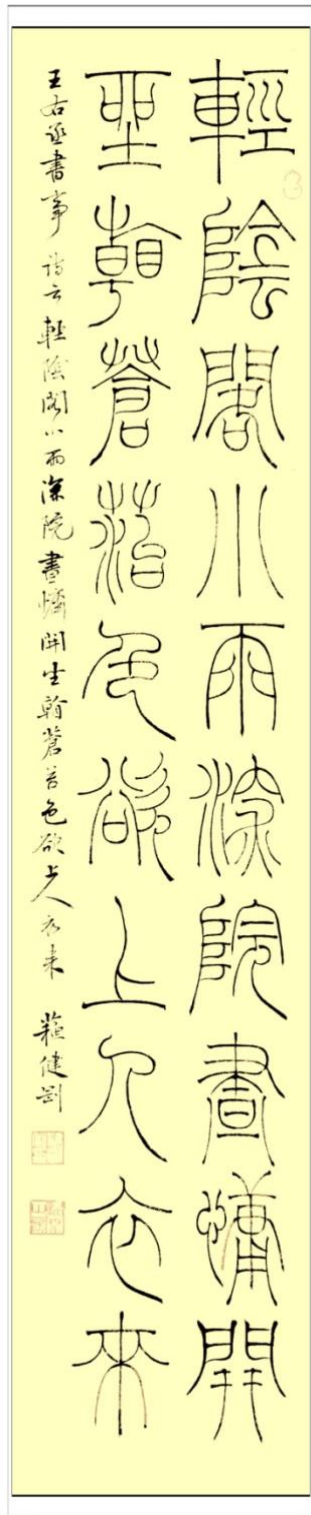
苏建刚/温哥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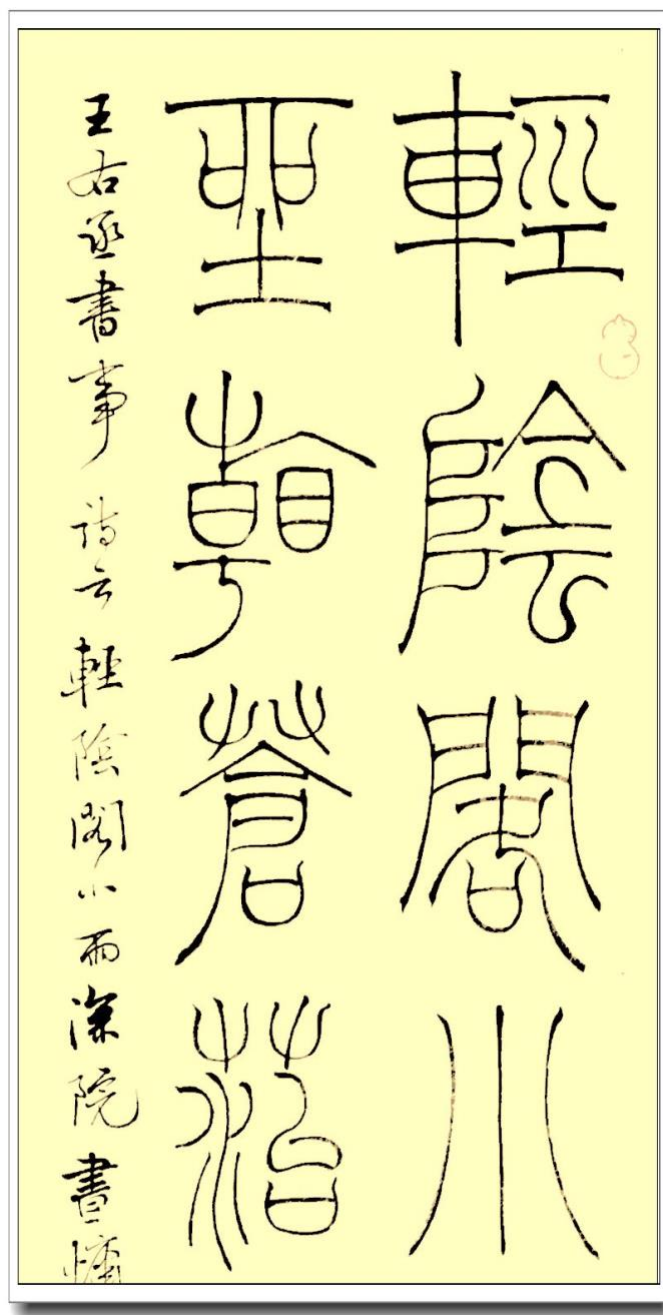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苏健刚 1974 年生，毕业于常熟理工工艺美术专业，专攻书画，金石治印亦有所长。八十年代即师从著名书法篆刻家言恭达先生（抱云堂入室弟子），并有多年丰富的书画教学经验。书画作品被多家艺术机构和画廊收藏。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高级注册教师。2016 年由苏州日报，苏州艺术主办 " 乘物游心 " 个性人书法·手作雅物展。2016 年苏州台拍摄人物纪录片 " 时间的重量 " 描述个人艺术创作过程。2017 年旅居温哥华后，其清雅的画风受到多伦多和温哥华知名藏家的普遍好评。2018 年 " 象外生境 " 个人书画展在上海成功举办。2020 年 " 落纸清音——苏健刚国画·书法专场线上拍卖、预展 " 在温哥华力邦美术馆和艺空联盟拍卖举行。任加拿大建国 150 周年国际茶文化节艺术总监。获加拿大 150 周年庆典艺术家成就奖。2021 年成功举办 " 长乐未央 " 书画篆刻艺术展。



戩磬穀宜



王维诗 《书事》



局部放大

古中书法

古中（笔会会员）



沈尹默先生《秋明室雜詩》 辛丑仲夏時 雲城古中書

沈尹默先生《秋明室杂诗》

四十米长卷局部

【绘画】

中华门

程树人/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程树人（左）



程树人作品：《中华门》



《中华门》（局部）



《中华门》（局部）



《中华门》局部



《中华门》局部

中华门

中华文化五千年
人強治地又抗天
胸怀東西南北中
智慧倫理入門全

温哥华唐人街历史悠久，久享甚名，在中华文化中心正门外有一中华门。造型古朴莊重，可惜年久失修，上部彩绘牌楼是木板搭成已坏，决定撤除，留下四根水泥柱和下部石基，下一步如何处理，有人推荐了我，我出了三个方案：

1. 恢复原造型，材质改为玻璃钢。
2. 利用原四柱和基础，上面设计中式新牌坊。
3. 利用原四柱和基础，上部作浮雕艺术处理，为另类艺术门设计。

中华文化中心經研究决定採用 3 号方案，我的浮雕门正面中央是金色篆字中华门，左侧是“女娲补天”，右侧是“后羿射日”，二旁分别是“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背面如是，而浮雕则为“神农嚐草”和“大禹治水”。四柱顶端为神兽住顶。

中國广东省赞助石材和彫工，我親自到广东云浮去指导和督工，部件运到现场再组织人马安装，奋战数夜，终于如期完工迎接盛典。这是 2005 年 9 月落成的故事。

凝思（水彩）

李天行/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李天行作品：《凝思》，水彩，30 X 22”

《画中有话》7

凝思

自我感觉画得最顺手的男人体，特别是头部。

这一张分别入选 2003 年加州水彩画会举办全国水彩画展和肯塔基州列盛顿《人体》展。我的多数女人体作品都是写生之后再补背景，加纹饰。男人体则当场完成，不必再花时间的了。

静物花卉（水粉）

邱志强/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邱志強作品：《静物花卉》水粉

春风得意马蹄疾（国画）

廖中慧/温哥华（加华笔会会员）





廖中慧作品：《春风得意马蹄疾》国画

雪中双禽图（国画）

郑映儿/浙江宁波



【作者简介】郑映儿，宁波美术家协会会员、余姚美术家协会会员。有多年画坛教学经验。擅工笔、写意。作品多次在省、市美协、政协举办的展览中入选入展及获奖。2017年作品《清流宛转绕芳甸》入选浙江省美协举办【剿灭劣V类水】美术作品展。作品《清流》在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举办的“剿灭劣V类水”宁波市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中获优秀奖。作品《和静清美》入选宁波美协举办“墨语新韵”宁波市第三届中国画大展。2018年作品《玉羽清辉》入选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举办的宁波市第六届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铜奖 2019年 获余姚市第五届优秀文艺作品“杜鹃花奖”优秀奖。2020年作品《丝路流韵》入展宁波市美协、余姚市美协、敦煌市美协共同举办的“彩墨妙华”宁波——敦煌中国画作品邀请展。



郑映儿作品： 《雪中双禽图》 国画 65×105

这是我的一幅冬天龙泉山下荷塘的写生作品。在大时间的序列里，小雪节气对应晋卦。雪天的荷塘，静寂苍茫。荷已尽，但有莲蓬擎立在冰冻的湖面之上，偶见有水禽栖游于枯荷之间。这严寒的日子里，大多数的生命仍静静守护着自我，营造给我们一个干净又安静的世界。人们常说万物有灵，大自然中有些生灵比人类更懂得自然的规律，它们正待春归。